

厚黑叢取話
(3)

富順李宗吾著

厚黑叢話卷五

成都華西日報廿五年
一月二月

去歲元旦，華西報的元旦增刊上，我作有一篇文章，題曰「元旦預言」我的預言，是「中國必興，日本必敗」八個字，這是從我的厚黑史觀推論出來，必然的結果，不過又中未提明厚黑二字罷了。今年華西報發元旦增刊，先數日總編輯請我做篇文字，我說：做則必做，但我做了，你則非刊上不可，我的題目，是「厚黑年」三字，他聽了默然不語，所以二十五年華西報元旦增刊，諸名流都有文字，獨莫得厚黑教主的文字，就是這個原因，我認爲民國廿五年，是中國的厚黑年，也即是一千九百三十六年，爲全世界的厚黑年，諸君不信，且看事實之證明。

昔人說：「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」，我民國元年發表厚黑學，




至今已二十五年，遺臭萬年的工作，算是做了四百分之一，俯仰千古，常以自豪，所以民國二十五年，在我個人方面，也可說是厚黑年。是應該開慶祝大會的。我想我的信徒，將來一定會仿耶穌紀年的辦法，以厚黑紀年，使厚黑學三字與國同休，每二十五年，開慶祝大會一次，自今以後，再開三百九十九次，那就是民國萬年了，我寫至此處，不禁高呼曰：中華民國萬歲！厚黑學萬歲！

去年吳稚暉在重慶時，新聞記者友人毛暢熙，約我同去會他。我說：我何必去會他呢？他讀盡中外奇書，獨莫有讀過厚黑學，他自稱是大觀園中的劉老老，此次由重慶，到成都，登峨眉，遊嘉定，大觀園中的風景和人物，算是看遍了，獨於大觀園外面，有一個最清白的石獅子，他却未見過。歡迎吳先生，我也去了來，他的演說，我也聽過，石獅子看見劉老老在大觀園進進出出，劉老老獨未看見石獅子，我不去會他，特別與他留點憾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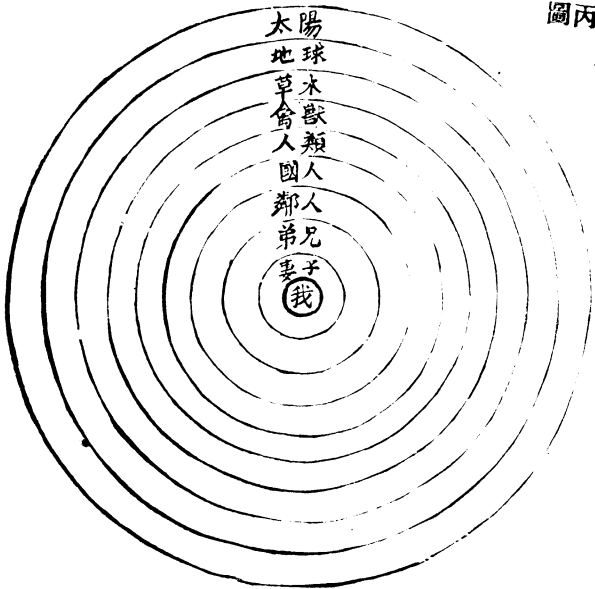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聽見厚黑學三字，卽罵曰：「李宗吾是壞人，」我回還罵之曰：「你是宋儒。」要說壞，李宗吾與宋儒，同是壞人，要說好，李宗吾，與宋儒，同是聖人。就宋學言之，宋儒是聖人，李宗吾是壞人，就厚黑學言之，李宗吾是聖人，宋儒是壞人。故罵我爲壞人者，其人卽是壞人，何以故？是宋儒故。

我所最不了解者，是宋儒去私之說，程伊川身爲洛黨首領，造成洛蜀相攻，種下南渡之禍，我不知他的私字去掉了莫有？宋儒講性善，流而爲洛黨，在他們目中視之，人性皆善，我們洛黨，盡是好人，惟有蘇東坡，其性與人殊，是一個壞人。王陽明講致良知，滿街都是聖人，一變而爲東林黨，吾黨盡是好人，惟有力抗滿清的熊廷弼是壞人，是應該拿來殺的。清朝的皇帝，披覽廷弼遺疏，認爲他的計劃實行，滿清斷不能入關，憫其忠而見殺，下詔訪求他的後人，優加撫卹，而當日排擠廷弼最力，上疏請殺他的，不是別人，乃是至今公

認爲忠臣義士的楊漣、左光斗等。這個道理，拿來怎講？嗚呼洛黨！嗚呼東林黨！我不知蒼頭夫子，當日何苦造下一個黨字，拿與程伊川，楊漣，左光斗，一般賢人君子，這樣用！奉勸讀者諸君，與其研究宋學，研究王學，不如切切實實的，研究厚黑學，倒還可以做些福國利民的事。

宋儒主張去私，究竟私是個甚麼東西，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，私字的意義，許氏說又，是引韓非子之語來解釋，韓子原文，是「倉頡作書，自環者謂之私，背私謂之公，」環卽是圈子，私字古文作，篆文是，畫一個圈圈，公字，從八從，八是把一個東西，破爲兩塊的意思，故八者背也。「背私謂之公」，卽是說：把圈子打破了，才謂之公。假使我們只知有我，不顧妻子，這是環吾身畫一個圈，妻子必說我徇私，我於是把我字這個圈子撤去，環妻子畫一圈，但弟兄在圈之外，弟兄又要說我徇私，於是把妻子這個圈撤去，

圖丙



環弟兄畫一個圈，但鄰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說我徇私，於是把鄰人這個圈撤去，環國人畫一個圈，但他國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說我徇私，這只好把本國人這個圈撤了，環人類畫一個大圈，才可謂之公。但還不能謂之公。假使世界上動植礦都會說話，禽獸一定說：你們人類為甚麼

要宰殺我們？未免太自私了，草木間禽獸道：你爲甚麼要吃我們？你也未免自私。泥土沙石問草木道：你爲甚麼要吸取我的養料？你草木未免自私。并且泥土沙石可以問地心道：你爲甚麼把我們向你中心牽引？你地心也未免自私。地球又問太陽道：你爲甚麼把我向你牽引？你未免自私。太陽又可問地球道：我牽引你，你爲甚不攏來！時時想向外逃走？並且還暗暗的牽引我，你也未免自私。再反過來說：假令太陽怕地球說他徇私，他不牽引地球，地球也不知飛向何處去了。地心怕泥土沙石說他徇私，也不牽引了，這泥土沙石，立即灰飛而散，地球也就立即消滅。

我們從上項推論，繪圖如內，就可得幾個要件如下：

(一)徧世界尋不出公字，通常所謂公，是畫了範圍的，範圍內人謂之公，範圍外人，仍謂之私。

(二)人心之私，通於萬有引力，私字除不掉，等於萬有引力之除不掉，如果除掉了，就會無人類，無世界，無怪宋儒去私之說，行之不通。

(三)我們討論人性善惡問題，曾繪出甲乙兩圖，說：「心理的現相，與磁場相像，與地心引力相像。」現在討論私字，繪出丙圖，其現相仍與甲乙兩圖相合。所以我們提出一條原則：「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」，想來不會錯。

我們詳玩丙圖，中心之我，彷彿一塊磁石，周圍是磁場，磁力之大小，與距離成反比例，孟子講的差等之愛，是很合天然現象的。墨子講兼愛，只劃一個人類的大圈，主張愛無差等，內面各小圈俱無之，宜其深為孟子駁斥。

墨子志在救人，摩頂放踵以利天下，楊朱主張為我，叫他拔一毛以利天下，他都不肯，在普通人看來，墨子的品格，宜乎在楊朱之上，乃孟子曰：「逃

墨必歸於楊，逃楊必歸於儒，「認爲楊子在墨子之上，去儒家爲近，豈非很奇怪的事嗎？這正是孟子的卓見，我輩宜下細研究：

凡人在社會上做事，總須人已兩利，乃能通行無礙，孔孟的學說，正是此等主張，孔子所說：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」大學所說：「修齊治平，」孟子所說：「王如好貨，與民同之，」王如好色，與民同之，」等語，都是本着人已兩利的原則立論。叫儒家損人利己，固然絕對不做，就叫他損己利人，他也認爲不對，觀於孔子答宰我，「井有人焉」之間，和孟子所說「君視臣如草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，」等語，就可把儒家真精神看出來，此等主張，最爲平正通達，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，捨去我字，成爲損己利人之行爲，當然爲孔門所不許。

楊子爲我，是尋着了中心點，故孟子認爲他的學說，高出墨子之上。楊子

學說中最精粹的，是：「智之所貴，存我爲貴；力之所賤，侵物爲賤」四語，（見列子），他知道自己有一個我，把他存起；同時知道：他人也有一個我，不去侵犯他，這種學說，真是精當極了，然而尙爲孟子所斥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爲儒家的學說，是人己兩利，楊子只做到利己而無損於人，失去人我之關聯，孔門以仁字主爲，仁字從二人，是專在人我間做工作，以我之所利，普及於人人，所以楊子學說，亦爲孟子所斥。

我因爲窮究厚黑之根源，造出甲乙丙三圖，據三圖以評判各家之學說，就覺得若網在綱，有條不紊了。卽如王陽明所講的「致良知」，與夫「知行合一」，都可用這圖解釋。把圖中之我字，作爲一塊磁石，磁性能相推用引，是具有離心向心兩種力量。陽明所說的良知，與孟子所說的良知不同：孟子之良知，指仁愛之心而言，是一種引力，陽明之良知，指是非之心而言，是者引之使近，

非者推之使遠，兩種力量俱具備了的，故陽明的學說，較孟子更爲圓通。陽明所謂致良知，在我個人的研究，無非是把力學原理，應用到事事物物上罷了。

王陽明講「知行合一」，說道：「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」這個道理，用力學公例，一說就明白了，例如我聞友人病重想去看他。我心中這樣想，即是心中發出一根力線，直射到友人方面，我由家起身，走到病人面前，即是沿着這根力線，一直前進。知友人病重，是此線之起點，走到病人面前，是此線的終點，兩點俱在一根直線上，故曰：「知行合一」，一聞友病，即把這根路線畫定，故曰「知是行的主意」。畫定了，即沿着此線走去，故曰：「行是知的工夫」。陽明把明德親民二者，合爲一事，把博學，審問，慎思，明辨，篤行，五者，合爲一事，把格致誠正，修齊治平八者合爲一事，即是用的這個方式，都是在一根直線上，從起點說至終點。

王陽明解釋大學誠意章，「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」二句，說道：「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，只見好色時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見後，又立個心去好。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，只聞惡臭時，已自惡了，不是聞後，別立一個心去惡。」他這種說法，用磁電感應之理，一說就明白了。異性相引，同性相推，是磁電的定例。能判別同性異性者知也，推之引之者行也。我們在講室中試驗，即知磁電一遇異性，立即相引，一遇同性，立即相推，并不是判定同性異性後，才去推之引之，知行二者，簡直分不出來，恰是陽明所說「即知即行」的現相。

歷來講心學者，每以鏡爲喻，以水爲喻，我們用磁電來說明，尤爲確切。倘再進一步，說：「人之性靈，與地球之磁電，同出一源。」講起來更覺圓通。人事與物理，就可一以貫之。科學家說：「磁電見同性自然相推，見異性自然相引。」王陽明說：「凡人見父自然知孝，見兄自然知弟。」李宗吾說：「

小孩見母親口中有餕餅，自然會取來放在自己口中，在母親懷中，吃乳吃餕餅，見哥哥近前來，自然會推他打他。」像這樣的講，則致良知也，厚黑學也，就成爲一而二，二而一了。

萬物有引力，萬物有離力，引力勝過離力，則其物存，離力勝過引力，則其物毀，目前存在之物，都是引力勝過離力的。故有「萬有引力」之說，其離力勝過引力之物，早已消滅，無人看見，所以「萬有離力」一層，無人注意，地球是現存之物，故把外面的東西，向內部牽引，心是現存之物，故把六塵緣影，向內部牽引，小兒是求生存之物，故見外面的東西，即取來放入自己口中，人類是求生存之物，故見有利之事，即牽引到自己身上。我們曠觀宇宙，即知天然現相，無一不是向內部牽引，地球也，心也，小兒也，人類也，將來本是要由萬有離力的作用，消歸烏有的，但是未到消滅的時候，他那向內牽引之

力，無論如何，是不能除去的，宋儒去私之說，等於想除去地心吸力，怎能辦得到，只好承認其私，提出生存二字爲重心，人人各遂其私，使人人能夠生存，天下自然太平。此鄙人之厚黑學，所以不得不作，閱者諸君，所以不得不研究也。

人人各遂其私，可說是私到極點，也即是公到極點，楊朱的學說，即是基於此種學理生出來的。他說道：「智之所貴，存我爲貴，」即是「各遂其私」的說法，同時他又恐各人放縱其私，妨害他人之私，所以跟着即說：「力之所賤，侵物爲賤」，這種學說，真是精當極了，施之現今，最爲適宜，我們應當特別闡揚。所以研究厚黑學的人，同時應當研究楊朱的學說。楊氏之學，在吾道雖爲異端，然亦可借證，對鈍根人，不能說上乘法，不妨談談楊朱學說。

地球是一個大磁石，磁石本具有引之推之兩種力量，其被地球所推之物，

已不知推到何方去了，出了我們視覺之外，只能看見他引而向內的力量，看不出推而向外的力量，所以只能說地球有引力，不能說地球有推力，人心猶如一塊磁石，是具備了引之推之兩種力量，由這兩種力，相推相引，才構成一個社會，其組織法，絕像太空中眾星球之相推相引一般，人但知人世相賊相害，是出於人心之私，不知人世相親相愛，也出於人心之私，人但知私心擴充出來，可以造成戰爭，擾亂世界和平；殊不知人類由漁獵，而游牧，而農業，而工商業，造成種種文明。也由於一個私字，在暗中鼓盪。斯義也，彼程朱諸儒，烏足知之，此厚黑學所以爲千古絕學也。

黑厚二字，是從一個私字生出來的，不能說他是好，也不能說他是壞，這就是我那個同學朋友，謝綬青，跋厚黑學所說的：「如利刃然，用以誅盜賊則善，用以屠良民則惡，善與惡何關於刃，故用厚黑以爲善則爲善人，用厚黑以

爲惡，則爲惡人，……。」我發明厚黑學，等於瓦特發明蒸汽，無施不可，利用蒸汽，造成火車，駕駛得法，可以日行千里，駕駛不得法，就會跌下岩去。我提出「厚黑救國」的口號，就是希望司機生，駕駛火車，向列強衝去，不要像前日朝岩下開，也不要再在街上橫衝直撞，碾死行人。

物質不滅，能力不滅，這是科學家公認的定律。吾人之性靈，算是一種能力，請問：其生也從何而來，其死也從何而去，豈非難解的問題嗎？假定：吾人之性靈，與地球之磁電，同出而異名，這個問題，就可解釋了。其生也，地球之物質，變爲吾身之毛髮骨血，同時地球之磁電，變爲吾之性靈，其死也，毛髮骨血，退還地球，仍爲泥土，是謂物質不滅，同時性靈退還地球，仍爲磁電，是謂能力不滅，我們這樣的解釋，則昔人所謂：「浩氣還太虛」，所謂：「天地有正氣，下爲河嶽，上爲日星，於人曰浩然，」所謂：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

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，」種種說法，就不是得空談了。倘有人問：靈魂是否存在？我們可以說：這是在各人的看法；吾人一死，此身化為泥土，性靈化為磁電，可謂之靈魂消滅。然吾身雖死，物質尚存，磁電尚存，即謂之靈魂尚存，亦無不可。性靈者吾人之靈魂也，磁電者地球之靈魂也，性靈與磁電，同出一源，我所繪甲乙丙三圖，即基於此種觀察生出來的，是為厚黑哲學的基礎，至于實際的真理，是否如此。我不知道，我只自己認為合理，就寫出來，是之謂宗吾。

我雖講厚黑學，有時亦涉獵外道諸書，一一以厚黑哲理繩之。佛氏說：佛性是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，無邊際，無終始；楞嚴七處徵心，說心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。我認為吾人之性靈，與地球之磁電，同出而異名，則佛氏所說，與太空磁電何異。佛說：「本性圓融，周遍法世，」又說：「非有非無一推

此與磁電中和現相何異？黃宗羲著「明儒學案」，「自序，開口第一句曰：『一盈天下皆心也。』」高攀龍自序爲學之次弟云：「程子謂：『心要在腔子裏』，不知腔子何所指，果在方寸間否耶。覓註不得，忽於小學中，見其解曰，『腔子猶言身子耳』，以爲心不專在方寸，渾身是心也。」我們要解釋黃高二氏之說，可假定宇宙之內，有一至靈妙之物，無處不是灌滿了的，就其灌滿全身軀壳言之，名之曰心，就其灌滿宇宙言之，名之曰磁電，二者原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。佛氏研究心理，西人研究磁電，其途雖殊，終有溝通之一日。佛有天眼通，天耳通，能見遠處之物，能聞遠處之語，西人發明催眠術，發明無線電，也是能見遠處之物，能聞遠處之語，這即二者溝通之初基。

我們把物質的分子，加以分析，即得原子，把原子再分析，即得電子，電子是一種力，這是科學家業已證明了的。我們的身體，是物質集合而成，也即

是電子集合而成。身與心本是一物，所以我們心理的變化，逃不出磁電學的規律，逃不脫力學的規律。

人類有誇大性，自以為萬物之靈，彷彿心理之變化，不受物理學的支配，其實只能說，人是物中之較高等者，終逃不出物理學的大原則。我們試驗理化，溫度變更，或參入他種藥品，形狀和性質，都要改變。吾人遇天氣大熱，心中就煩燥，這是溫度的關係，飲了酒，性情也會改變，這是參入一種藥品，起了化學作用。從此等地方觀察，人與物有何區別，故物理學中的力學規律，可適用到心理學上。

王陽明說：「知行合一」，即是「思想與行為合一」。如把知字，改作思想二字，更為明瞭，因為人的行為，是受思想的支配，所以觀察人的行為，即可窺見其心理，知道他的心理，即可預料其行為，古人說：「誠於中，形於外

。」又說：「中心達於面目」，又說：「根於心，見於面，盡於背，施於四體」，這都是心中起了一個念頭，力線一發動，即依着直線進行的公例，達於面目，跟着即見於行事了。但有時心中起了一個念頭，竟未見諸實行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這是心中另起一種念頭，把前線阻住了。猶如我起身去看友人病，行至中途，因事見阻一樣。

陽明說的「知行合一」不必定要走到病人面前才算行，只要動了看病人的念頭，即算行了。他說：「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。」普通心理學，分知情意三者，這「好好色」，明明是情，何以謂之行呢！因為一動念，這力線即注到色字上去了。已經是行之始，故陽明把情字看作行字。他說的「知行合一」，可說是「知情合一」。

人心如磁石一般，我們學過物理，即知道：凡是鐵條，都有磁力，因為內

部分子凌亂，南極北極相消，才顯不出磁力來。如用磁石在鐵條上引導一下，內部分子，南北極排順，立即發出磁力。我國四萬萬人，本有極大的力量，只因內部凌亂，致受列強的欺凌，我們只要把內部力線排順，四萬萬人的心理，走在同一的線上，發出來的力量，還了得嗎？問：內部分子，如何才能排順？我說：你只有研究厚黑學，我所寫的厚黑叢話，即是引導鐵條的磁石。

我國有四萬萬人，只要能夠聯為一氣，就等於聯合了歐洲十幾國，我們現受日本的壓迫，與其哭哭啼啼，跪求國聯援助，跪求英美諸國援助，毋寧哭哭啼啼，跪求國人，化除意見，協助中央政府，先把日本驅逐了，再說下文。人問：國內意見，怎能化除？我說：你把厚黑學廣為宣傳，使一般人了解厚黑精義，及厚黑學使用法，自然就辦得到了。

我發明厚黑學，一般人未免拿來用反了，對列強用厚字，搖尾乞憐，無所

不用其極，對國人用黑字，排擠傾軋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以致把中國鬧得這樣糟。我主張翻過來用，對國人用厚字，事事讓步，任何氣都受，任何舊賬都不算，對列強用黑字，凡可以破壞帝國主義者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一點不讓步，一點氣都不受，一切舊賬非算清不可。然此非空言所能辦到，其下手方法，則在調整內部，把四萬萬根力線排順，根根力線，直射列強，這即是我說的「黑厚救國」。

人問我：對外的主張如何？我說：我無所謂主張，日本是入室之狼，俄國是當門之虎，歐美諸強國，是宅左宅右之獅豹，請問諸君，處此環境，室內人當如何主張？

世界第二次大戰，迫在眉睫，有主張聯英美以抗日本的，有主張聯合日本以抗俄國的，又有主張如何如何的，若以我的厚黑哲學推論之，都未免錯誤。

我寫的厚黑叢話第二卷內面，曾有「黑厚國」這個名詞，邇來外交緊急，我主張將「厚黑國」從速建立起來，即以厚黑教主，兼充厚黑國的國王，將來還要欽頒厚黑憲法，此時東鄰日本，有甚麼水鳥外交，啄木外交，我先把我的厚黑外交，提出來，同我的厚黑弟子，討論一下：

我們學物理化學，可先在講室中試驗，惟有國家這個東西，不能在講室中試驗，據我看來，還是可以試驗，現在五洲之中，各國林立，諸大強國，互相競爭，與我國春秋戰國時代是一樣的，我們可以說：現在的五洲萬國，是春秋戰國的放大形，當日的春秋戰國，即是我們的試驗品。

春秋戰國，賢人才士最多，他們研究出來的政策，很可供我們的參考。那個時候，共計發生兩大政策：第一是春秋時代，管仲「尊周攘夷」的政策。第二是戰國時代，蘇秦「聯六國以抗強秦」的政策。自從管仲定下「尊周攘夷」

的政策，齊國遂崛起爲五霸之首，後來晉文稱霸，也沿襲他的政策，就是孔子修春秋，也不外「尊周攘夷」的主張，這個政策，很值得我們的研究。戰國時，蘇秦倡「聯六國以抗強秦」之議，他的從約成功，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，這政策，更值得研究。我國現在情形，既與春秋戰國相似，我主張把管仲蘇秦的兩個法子，融合爲一，定爲厚黑國的外交政策。管仲的政策，是完全成功的，蘇秦的政策，是始而成功，終而失敗，究竟成功之點安在？失敗之點安在？我們可以細細討論。

春秋時，周天子失了統馭能力，諸侯互相攻伐，外夷乘間侵入，弱小國很受蹂躪，與現在情形，是一樣的。楚國把漢陽諸姬滅了，還要問鼎中原，與日本滅了琉球高麗，進而佔據東北四省，進而佔據平津，是一樣的。那個時候，一般人正尋不着出路，忽然跳出一個大厚黑家，名曰管仲，霹靂一聲，揭出一

尊周攘夷」的旗幟，用周天子的名義，驅逐外夷，保全弱小國家的領土，大得一般人的歡迎。他的辦法，是九合諸侯，把弱小民族的力量，集中起來，向外夷攻打，伐山戎以救燕，伐狄以救衛邢，這是用一種合力政策，把外夷各個擊破。以那時國際情形而論，楚國是第一強國，齊雖泱泱大國，但經襄公荒淫之後，國內大亂，桓公即位之初，長勺之戰，連魯國這種弱國，都戰不過，其衰弱情形可想，召陵之役，竟把楚國屈伏，全由管仲政策適宜之故。我國在世界弱小民族中，弱則有之，小則未也，絕像春秋時的齊國，天然是盟主資格。當今之世，「管厚黑」復生，他的政策，一定是：「擁護中央政府，把全國力量集中起來，然後進而聯合弱小民族，把全世界力量，集中起來，向諸大強國攻打。」基於此種研究，我國當九一八事變之後，早就該使下厚黑學，退出國際聯盟，另組一個「世界弱小民族聯盟」與那個分贓集團的國聯，成一個對抗形

勢，由我國出來，當一個齊桓公，領導全世界被壓迫民族，對諸大強國奮鬥。

到了戰國，國際情形又變，齊楚燕趙韓魏秦，七雄並立，周天子已經扶不起來，紙老虎成了無用之物，尊周二字，說不上了。秦楚在春秋時，爲夷狄之國，到了此時，攘夷二字，更不適用。七國之中，秦最強，駸駸乎，有併吞六國之勢，於是第二個大厚黑家蘇秦，挺身出來，倡議聯合六國，以抗秦國，卽是聯合衆弱國，攻打一強國，仍是一種合力政策，可說是一管厚黑政策的變形。基於此種研究，我們可把日俄英美法意德諸國，合着爲一個強秦，把全世界弱小民族，看作六國，當然組織一個「弱小民族聯盟」，以與諸強國周旋。

諸君莫把蘇秦的法子小視了，他是經過引錐刺股的工夫，揣摩期年，才研究出來，他這個法子，含有甚深的學理，他讀的是太公陰符，陰符是道家之書，古陰符不傳，現行的陰符，是僞書，我們既知是道家之書，就可借老子的道

德經來說明，老子一書，包藏有很精深的厚黑原理，戰國時厚黑大家文種范蠡，漢初厚黑大家張良陳平等，都是從道家一派出來的，管子之書，漢書藝文志，列入道家，所以管仲的內政外交，暗中以厚黑二字爲根據。鄙人發明厚黑學，進一步研究，創一條定理：「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，」還讀老子之書，就覺得處處可用力學公例來解釋，將來我講「中國學術」時，才來逐一說明，此時談厚黑外交，談到蘇秦，我只能說，蘇大厚黑的政策，與老子學說相合，與力學公例相合。

老子曰：「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，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」，這明明是歸到一個平字而上，力學公例，兩力平衡，才能穩定，水不平則流，人不平則鳴，蘇秦窺見這個道理，遊說六國，抱定一個平字立論，與近世孫中山學說相合。他說六國，每用「寧爲雞口，無爲牛後」，和「稱東

藩，築帝宮，受冠帶，祠春秋」，一類話，激動人不平之氣，孫中山說：中國人，連高麗安南等亡國人都不知，位置在「殖民地」之下，當名曰「次殖民地」其論調是一樣的，無非是求歸於平而已。蘇秦的對付秦國的法子，是一把六國聯合起來，秦攻一國，五國出兵相救」，此種辦法，合得到克魯泡特金「互助」之說，秦雖強，而六國聯合起來，力量就比他大，合得到達爾文「強權競爭」之說。他把他的政策，定名為「合從」，更可尋味，齊楚燕趙韓魏六國，發出六根力線，取縱的方向，向強秦攻打，明明是力學上的合力方式。他這個法子，校諸管仲政策，含義更深，所以必須揣摩期年，才研究得出來，他一研究出來，自己深信不疑的說道：「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」果然一說就行，六國之君，都聽他的話，戰國策曰：「當此之時，天下之大，萬民之衆，王侯之威，謀臣之權，皆決於蘇秦之策。」又曰：「廷說諸侯之王，杜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能抗」

，你想：戰國時候，百家爭鳴，是學術最發達時代，而蘇厚黑的政策，能夠風靡天下。豈是莫得真理嗎？

管蘇兩位大厚黑家，定下的外交政策，形式雖不同，裏子是一樣的，都是合衆弱國以攻打強國，都是合力政策，然而管仲之政策成功，蘇秦之政策，終歸失敗，從約終歸解散，其原因安在呢？管仲和蘇秦，都是起的聯軍，大凡聯軍總要有負責的首領，唐朝九節度相州之敗，中有郭子儀李光弼諸名將，卒至潰敗者，就由於莫得負責的首領。齊國是聯軍的中堅份子，戰爭責任，一肩担起，其他諸國，立於脅助地位。六國則彼此立於對等地位，不相統轄，缺乏重心，蘇秦當從約長，本然是六國的重心，無奈他這個人，莫得事業心，當初只因受了妻不下機，嫂不爲炊的氣，才發憤讀書，及佩了六國相印，可以驕傲父母妻嫂，就志滿意得，不復努力，你想當首領的人，都這個樣子，怎能成功？

假令管大厚黑來當六國的從約長，是決定成功的。

蘇秦的政策，確從學理上研究出來，而後人反鄙視之，其故何也？這只怪他早生了二千多年，未克復領教李宗吾的學說，他陳書數十篋，中間缺少了一部「厚黑叢話」，不知道「厚黑爲裏，仁義爲表」的法子，他遊說六國，純從利害上立論，赤裸裸的把厚黑表現出來，忘却在上面糊一層仁義，所以他的學說，就成爲邪說，無人研究，這是很可惜的。我們用厚黑史觀的眼光看去，他這個人，學識有餘，實行不足，平生事蹟，可分兩截看，從刺股至當從約長，爲一截，是學理上之成功，當從約長以後，爲一截，是實行上之失敗，前一截，我們當奉以爲師，後一截，當引以爲戒。

我們把春秋戰國，外交政策，研究清楚了，再來研究魏蜀吳三國的外交政策；三國中，魏最強，吳蜀俱弱，諸葛武侯，在隆中，同劉備定的大政方針，

是東聯孫吳，北攻曹魏，合兩弱國，以攻一強國，仍是蘇大厚黑的法子。史稱：孔明自比管樂，我請問讀者一下：孔明治蜀，略似管仲治齊，自比管仲，尙說得去，惟他平生政績，無一點與樂毅相似，以之自比，是何道理？這就很值得研究了。考之戰國策：燕昭王伐齊，是合五國之兵，以樂毅爲上將軍，他是聯軍的統帥，與管仲相桓公，帥諸侯之兵以攻楚是一樣。燕昭王欲伐齊，樂毅獻策道：「夫齊霸國之餘教，而驟勝之遺事也，閑於兵甲，習於戰攻，王若欲攻之，則必舉天下而圖之，」因主張合趙楚魏宋以攻之。孔明在隆中，對劉先帝說道：「曹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」，因主張：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東聯孫權，然後北伐曹魏，其政策與樂毅完全一樣。樂毅會奉昭王之命，親身赴趙，把趙聯好了，再合楚魏宋之兵，才把齊打破。孔明奉命入吳，說和孫權，共破曹操於赤壁，其舉動也是一樣，此卽孔明自比樂

毅所甲來也，至於管仲糾合衆弱國，以討伐最強之楚，與孔明政策相同，更不待言。由此知孔明聯吳伐魏的主張，不外管仲樂毅的遺策。

東漢之末，天子失去統馭能力，羣雄並起，與春秋戰國相似，孔明隱居南陽時，與諸名士討論天下大勢，大家認定：曹操勢力最強，非聯合天下之力，不能把他消滅，希望有春秋時的管仲，和戰國時的樂毅，這類人才出現。於是孔明遂自許：有管仲樂毅的本事，能夠聯合羣雄，攻打曹魏，這是所謂「自比管樂」了，不過古史簡略，只記「自比管仲樂毅」一句，把他和諸名士的議論，概行刪去了，及到劉先帝三顧草廬時，所有袁紹，袁術，呂布，劉表等，一一消滅，僅剩一個孫權，所以隆中定的政策，是東聯孫吳，北攻曹魏，這種政策，是同諸名士，細細討論過的，故終身照着這個政策行去。

「聯合衆弱國攻打強國」的政策，是蘇秦揣摩期年，研究出來的。是孔明隱

居南陽，同諸名士，討論出來的，中間含有絕大的道理。人稱孔明爲王者之才，殊不知：孔明澹泊寧靜，頗近道家，他生平所讀的，是最粗淺的兩部厚黑教科書，第一部是韓非子，他治國之術，純是師法申韓。曾手寫申韓以教後主，申子之書不傳，等我講厚黑政治時再談。第二部是戰國策，他的外交政策，純是師法蘇秦，戰國策載：蘇秦說韓王曰：「臣聞鄙諺曰：『寧爲雞口，無爲牛後』，今大王西而交臂而臣事秦，何以異於牛後乎？」韓王忿然作色，攘臂按劍，仰天太息曰：「寡人雖死。必不能事秦」。三國志載：孔明說孫權，叫他率兵東甲，北面降曹，孫權勃然曰：「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，」我們對照觀之，孔明的策略，豈不是與蘇厚黑一樣？

「聯衆弱國，攻打強國」的政策，非統籌全局從大處着眼，看不出來。這種政策，在蜀只有孔明一人能了解，在吳只有魯肅一人能了解，魯肅主張捨出荆

州，以期與劉備聯合，其眼光之遠大，幾欲駕孔明而上之。蜀之關羽，吳之周瑜呂蒙陸遜，號稱英傑，俱只見着眼前小利害，對於這種大政策，全不了解，劉備孫權，有相當的了解，無奈認不清，拿不定，時而聯合，時而破裂，破裂之後，又復聯合。最了解者，莫如曹操他聽見孫權把荊州借與劉備，二人實行聯合了，正在寫字手中之筆都落了。其實孫劉聯合，不過抄寫蘇厚黑的舊文章，曹操是千古奸雄，聽了都要心驚胆戰，這個法子的厲害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從上面的研究，可得一結論曰：「當今之世，諸葛武侯復生，他的政策，決定是：退出國聯，組織世界弱小民族聯盟，向諸大強國進攻。」

我們倡出「弱小民族聯盟」之議，聞者必惶然大駭，以為列強勢力這樣的大，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豈不觸列強之怒，豈不立取滅亡？這種疑慮，是一般人所有的，當時六國之君，也有這樣疑慮，張儀知六國之君胆怯，就乘勢恐

嚇之，說道：「你們如果這樣幹，秦國必如何如何的攻打你，我勸你還是西向事秦，將來有如何的好處，」六國聽他的話，遂連袂事秦，卒至一一爲秦所滅。歷史具在，諸君試取戰國策細讀一過，看張儀對六國的話，像不像拿現在列弱勢力，去恐嚇弱小國一般，六國信張儀的話而滅亡，然則爲弱小民族計，何去何從，不言而喻。

蘇秦說六國聯盟，是從利害立論，說得娓娓動聽，張儀勸六國事秦，也是從利害立論，也是說得娓娓動聽，同是就利害立論，二說極端相反，何以俱能動聽呢？其差異之點：蘇秦所說的利害，是就大者遠者言之，張儀是就小者近者言之，常人目光短淺，只看到眼前利害，雖以關羽周瑜呂蒙陸遜，這類才俊之士；尙不免爲眼前小利害所惑，何況六國昏庸之主，所以張儀之言，一說卽入，由後日的事實來證明，從張儀之說而亡國，足知蘇秦之主張是對的。今之

論者，怕觸怒列強，不敢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恰走入張儀途徑，願讀者深思之！
！深思之！

蘇秦與張儀同學，自以爲不及儀，後來回到家中，引錐刺股，揣摩期年，加了一番自修的苦功，其學力遂超出張儀之上，說出的話，確有真理，孟子對齊宣王曰：「海內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，以一服八，何以異於鄒敵楚哉，」這種說法，宛然合從聲口。孟子譏公孫衍張儀，以順爲正，是妾婦之道，獨未說及蘇秦，我們細加研究，公孫衍張儀教六國事秦，儼如妾婦事夫，以順爲正，若蘇秦之反抗強秦，正是孟子所謂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。

孟子之學說，最富於獨立性，我們讀孟子答滕文公「事齊事楚」之間，答「齊人築薛」之間，答「事大國則不得免焉」之間，獨立精神，躍然紙上，假令孟子生今之世，絕不會仰承列強鼻息，絕不會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。

宇宙真理，只要能夠澈底研究，得出的結果，彼此是相同的，所以管仲「尊周攘夷」的政策，律以孔子的春秋是合的，蘇秦「合衆弱國以抗一個強國」的政策，律以孟子的學說，也是合的，司馬光著資治通鑑，也說合從是六國之利，足徵蘇秦的政策是對的。我講厚黑學有兩句秘訣：「厚黑爲裏，仁義爲表」，「假令我們明告於衆曰：「我們應當帥法蘇秦聯合六國之法，聯合世界弱小民族，」一般人必詫異道：「蘇秦是講厚黑學的，是李瘋子一流人物，他的話都信得嗎？信了立會亡國」，我們改口說道：「此孔孟遺意也，此諸葛武侯之政策也，此司馬溫公之主張也，」聽者必歡然接受。

大丈夫寧爲雞口，無爲牛後，寧爲玉碎，無爲瓦全，我國以四萬萬民衆之國，在國聯中求一理事而不可得，事事惟列強馬首是瞻，亡國之禍，迫於眉睫，與其坐以待斃，孰若起而攻之，與其在國聯中，仰承列強鼻息，受列強之宰

割，曷若退而爲弱小民族之盟主，與列強爲對等之周旋。春秋之義，雖敗猶榮，而況乎斷斷不敗也。

晉時李特入蜀，周覽山川形勢，嘆曰：「劉禪有如此江山，而降於人，豈非庸才，」我國有這樣的土地人民，而受制於東鄰三島，千秋萬歲後，讀史者，將謂之何！余豈好講厚黑哉，余不得已也。凡我四萬萬民衆，快快的厚黑起來。一致對外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，快快的厚黑起來，向強列進攻。

孫中山演說集，載有一段故事，日俄戰爭的時候，俄國把波羅的海的艦隊調來，繞過非洲，走入日本對馬島，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，這個消息傳出來，孫中山適從蘇彝士河經過，有許多土人，看見孫中山是黃色人，現出很歡喜的樣子來問道：「你是不是日本人呀？孫中山說道：「我是中國人，你們爲甚麼這樣的高興呢？他答應道：「我們東方民族，總是被西方民族壓迫，總是受痛苦

，以爲沒有出頭的日子，這次日本打敗俄國，我們當如自己打勝仗一樣，這是應該歡喜的，所以我們便這樣的高興。」我們試想：日本打敗俄國，與蘇彝士河邊的土人何關，日本又從莫說過：要替他們解除痛苦的話，他們現出這種樣子，世界弱小民族心理，也就可想見了。威爾遜提出「民族自決」的口號，大受弱小民族的歡迎，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於「民族自決」之外，再加以「弱小民族互助」的口號，對內自決，對外互助，當然更受歡迎。且威爾遜不過徒呼口號而已，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有特設之機關提挈之，更容易成功。

威爾遜「民族自決」之主張，其所以不能成功者。由於本身是矛盾的，弱小民族，是被壓迫者，威爾遜代表美國，美國是列強之一，是佔在壓迫者方面，威爾遜個人，雖有這種主張，其奈美國之立場不同何？我國與弱小民族，是站在一個立場，出來提倡民族自決，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彼此互助，是決定

成功的。

至於和會上威爾遜之所以失敗者，則由威爾遜是教授出身，不脫書生本色，未曾研究過厚黑學，美國參戰之初，提出十四條原則，主張民族自決，巴黎和會初開，全世界弱小民族，把威爾遜當如救世主一般，以爲他們的痛苦，可以在和會上解除了，那知英國的路易喬治，法國的克利滿梭，都是精研厚黑學的人，就中克利滿梭，綽號「母大虫」，尤爲兇悍，初聞威爾遜鼎鼎大名，見而之後，才知黔驢無技，時時奚落他，甚至說道：「上帝只有十誠，你提出十四條，比上帝還多了四條，只好拿在天國去行使」。威爾遜只好忍受，後來意大利全權代表下旗歸國，日本全權代表，也要下旗歸國，就把威爾遜嚇慌了，俯首貼耳，接受他們要求，而民族自決四字。遂成泡影。

假令我這個厚黑教主，是威爾遜，我就裝癡賣呆，聽憑他們奚落，坐在和

會席上，一言不發，直待意大利下旗歸國，日本下旗歸國，已經出了國門，猝然站起來，在席上一巴掌說道：「你們要這樣幹嗎？我當初提出十四條原則，主張民族自決，你們認了可，我美國才參戰，而今你們這樣幹，使我失信於美國人民，失信於全世界弱小民族，而今只好領率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向你們英法意日四國，決一死戰，才可見諒於天下後世。你母大虫說我這十四條，應拿在天國行使，你看我於一個星期內，用鮮血將這個地球染紅，就從這鮮血中，現出一個天國，與你母大虫看」。說畢，退出和會，應用我的補鍋法，把鍋敲破了再說，三十分鐘內，通電全世界，叫所有弱小民族，一致起來，對列強反戈相向，由美國指揮作戰，這樣一來，請問英法敢開戰嗎？當日事實俱在，我們不妨研究一下，德國戰鬥力並未損失，最感痛苦者，食料被列國封鎖耳，只要接濟他的糧食，單是一個德國，已夠英法對付。大戰之初，英法許殖民地，

許多權利，弱小民族，拋棄舊日嫌怨，一致贊助，印度甘地，也叫他的黨徒，幫助英國。原想戰勝之後，可以抬頭，那知和會上，列強食言，弱小民族，正在含血噴天，有了威爾遜這樣的主張，他們在戰地上，還有不立即倒戈嗎？兼之美國是生力軍，國家又富，英法已是精疲力倦，如果實行開戰，可斷定：一個星期，把英法打得落花流水，這個戰火，請問英法敢打嗎？如果要我美國不打，除非十四條，條條實行，並須加點利息，格外增加兩條，何以故呢？因為你英法諸國，素無信義，明明白白的承認了的條件，都要翻悔，所以十四條之外，非增加兩條，以資保障不可。威爾遜果然這樣幹，難道民族自決之主張，不能實現嗎？無奈威爾遜一見意大利和日本的使臣，下旗歸國，就手忙腳亂，用「鋸箭法」了事，竟把千載一時之機會失去，惜哉！惜哉！不久箭頭在內面陸續發作，我國東北四省，無端失去，阿比西尼亞，無端受意大利之摧殘，世

界第二次大戰，行將爆發，凡此種種，都由威爾遜在和會席上，少拍了一巴掌之故，甚矣厚黑學之不可不講也。

上述的辦法，以威爾遜的學識，難道見不到嗎？就說威爾遜是書呆子，不懂厚黑學，同威爾遜一路到和會的，有那麼多專門人才，那麼多外交家，一個個都是在厚黑場中，來來往往的人：難道這種粗淺的厚黑技術都不懂得，還待李瘋子來說嗎？他們懂是懂得的，只是不肯這樣幹，其原因就是弱小民族是被壓迫者，美國是壓迫者之一，根本上，有了這種大矛盾，美國怎能這樣幹呢？

威爾遜提出「民族自決」四字，與他本國的立場，是矛盾的，日本是精研厚黑學的，窺破威爾遜有此弱點，就在和會上提出「人種平等」案，朝着他的弱點攻去，意若曰：「你會唱高調，等我唱個高調，比你更高，」這本是厚黑學的妙用，果然把威爾遜制住了，然而威爾遜畢竟是天資聰明，他并莫有請過

厚黑學譯本，居然懂得厚黑哲理，他明知民族自決之主張，爲列強所不許，爲本國所不許，竟大吹大擂起來，鬧得舉世震驚，此卽是鄙人「辦事二妙法」中之「補鍋法」也，把鍋之裂痕，敲得長長的，乘勢大出風頭，迨至意大利和日本全權代表，要下旗歸國，他就馬馬虎虎了事，此「辦事二妙法」中之「鋸箭法」也。威爾遜可以昭告世界曰：「民族自決之主張，其所以不能貫徹者，非我不盡力也，其奈環境不許何，其奈英法意日之不贊成何」，是無異外科醫生，對人說道：「我之只鋸箭幹，而不取箭頭者，非外科醫生不盡力也，其奈內科醫生，袖手旁觀何！」噫，威爾遜真厚黑界之聖人哉！

中國八股先生有言曰：「東海有聖人，西海有聖人，此心同，此理同也」，鄙人發明補鍋法，鋸箭法，此先知先覺之東方聖人也，威爾遜實行補鍋法，鋸箭法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雖欲不謂之西方聖人，不可得已。

我當日深疑：威爾遜是個老教書匠出身，是一個書呆子，何以會懂得補鍋法，鋸箭法？後來我多方考察，才知他背後站有一位軍師，豪斯大佐，是著名的陰謀家，是威爾遜的腦筋，威爾遜之當總統，他出力最多，威爾遜的開員，大半是他推荐的，所有美國絕交參戰也，山東問題也，都是此公的主張，他專門唱後台戲，威爾遜不過登場之傀儡罷了。威爾遜聽信此公的話，等於劉邦之聽信張子房，我們既承認劉邦爲厚黑聖人，就呼威爾遜爲厚黑聖人，也非過譽。

一般人都以爲巴黎和會，威爾遜厚黑學失敗，殊不知威爾遜之失敗，卽是威爾遜之成功；他當美國第二十八代的總統，試問：從前二十七位總統，讀者諸君，記得幾人姓名？我想除了華盛頓，林肯二人，鼎鼎大名而外，第三恐怕要數威爾遜了，任人如何批評，他總算是歷史上有名人物，問其何修而得此，

無非是善用補鍋法，鋸箭法罷了，假使他不懂點厚黑學，不過混在從前二十七位總統中間，姓名若有若無，威爾遜三字，安能赫赫在人耳目？由是知：厚黑之功用大矣哉！成則建千古不朽之盛業，敗亦留宇宙大名，讀者諸君快快的與我拜門，只要把臉兒弄得厚厚的，心兒弄得黑黑的，跳上國際舞台，包管你名垂宇宙，包管你把世界列強，打得棄甲曳兵而逃。

巴黎和會，聚世界厚黑家于一堂，鉤心鬥角，彷彿一羣拳術家，在擂台上較技，我們站在台下。把他們的拳法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當用何種拳法，才能破他，台下人不了了，然然，台上人反漠然不覺。當初威爾遜提出「民族自決」之主張，大得弱小民族之歡迎，深為英法意日所不喜，可知「民族自決」四字，可以擊中列強的要害，及後日本提出「人種平等」案，威爾遜就啞口無言，而「民族自決」案，就無形打消，可知「人種平等」四字，可以擊中歐美人的要害，

我國如出來提倡「弱小民族聯盟」，把威爾遜的「民族自決」案，和日本的「人種平等」案，合一爐而冶之，豈不更足以擊中他們的要害嗎？

美國和日本，是站在壓迫者方面的，威爾遜主張的「民族自決」，日本主張的「人種平等」不過口頭拿來說說，并無實行的決心，已經鬧得舉世震驚，列強大嚇，我國是站在被壓迫者方面，循着這個路子做去，口頭這樣說，實際上就這樣做，并且猛力做，當然收很大的效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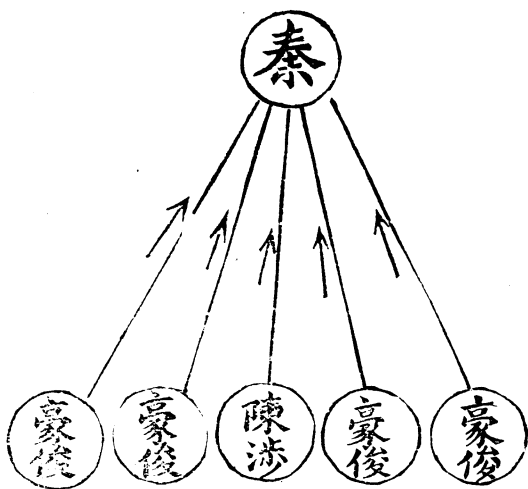
譬之打戰，先要偵探一下，再用兵略略攻打一下，才知敵人某處虛，某處實，既把虛實明瞭了，然後才向着他的弱點猛攻，陸遜大破劉先帝，就是用的這個法子，劉先帝連營七百里，陸遜先攻一營不利，對衆人說道：「他的虛實，我已知道了，自有破之之法，」於是縱火燒之，劉先帝遂全軍潰敗。威爾遜提出「民族自決」案，舉世震動，算替弱小民族偵探了一下，日本提出「人種平等」案，就把威爾遜夾持着了，算是向列強略略攻了一下，他們幾位厚黑家

，把自家的弱點，盡情暴露，我們就向着這個弱點，猛力攻去，他們的帝國主義，當然可以一舉而摧滅之。

劉先帝之失敗，是由於連營七百里，戰線太擺寬了，陸遜令軍士，每人持一把茅，隔一營，燒一營，同時動作，劉先帝首尾不能相顧，遂至全軍潰敗。列強殖民地太寬，彷彿劉先帝連營七百里一般，我們糾約世界弱小民族，同時動作，等於陸遜燒連營，偏地是火，列強首尾不能相顧，他們的帝國主義，當然潰敗。英國自誇：凡是太陽所照之地，都有英國的國旗，我們把「弱聯合」組織好了，可說：凡是太陽所照之地，英國人都該挨打。

劉先帝身經百戰，矜驕極了，以為陸遜是個少年，不把他放在眼裏，不知陸遜能夠忍辱負重，是厚黑界後起之秀，猝然而起，出其不意，把這位老厚黑打得一敗塗地，列強自恃軍械精利，把我國看不在眼，矜驕極了，我國備受欺凌，事事讓步，忍辱負重，已經到了十二萬分，當然學陸遜，猝然而起，奮力一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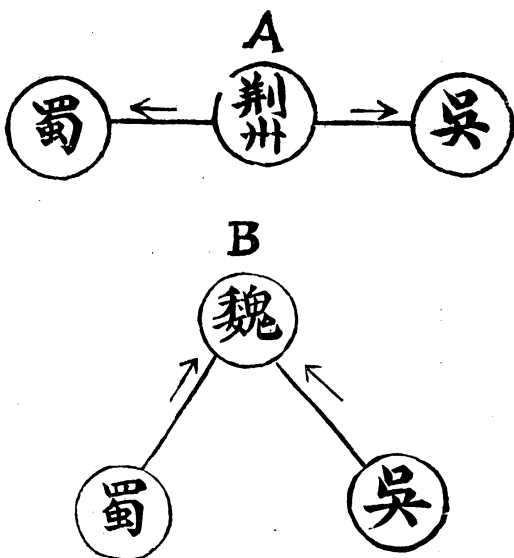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謂：弱小民族，極形渙散，不易聯合，這也不必慮，以歷史證之：贏



秦之末，天下苦秦苛政，陳涉振臂一呼，山東豪俊，羣起響應，立把嬴秦滅了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為人人積恨嬴秦已久，人人都想推倒他，心中發出的力線，成爲方向相同的合力線，所以陳涉起事之初，并未派人去聯絡山東豪俊，而山東豪俊，自然與之行動一致。現在列強壓迫弱小民族，苛虐情形，較諸嬴秦，有過之無不及，嬴秦亡國條

件，列強是具備了的，我國出來，當一個陳涉，振臂一呼，世界當然聞風響應。

劉備孫權，兩位厚黑家，本是郎舅之親，大家的眼光，注射在荊州上，劉



備把他向西拖，孫權把他向

東拖，力線相反，其圖如（

A）於是郎舅決裂，夫婦生

離，關羽被殺，七百里之連

營被燒，劉先帝東征兵敗，

身死白帝城，吳蜀二國，幾

成了不共戴天之仇，後來諸

葛亮遣鄧芝入吳，約定同齊

伐魏，目標一變，心理即變

，其圖如（B）於是仇讎之國，立即和好。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，（A）圖

力線，是橫的方向，彼此是衝突的，(B)圖的力線，是縱的方向，是合力的方式。彼此不生衝突。

我國連年內亂。其原因是由國人的目光，注射在國內之某一點，彼此的力線，成了橫的方向，當然生衝突。我們應當師法諸葛武侯，另提目標，使力線成縱的方向，國內衝突，立即消滅。問：「提甚麼目標？」答曰：提出組織弱小民族聯盟之主張，全國人一致去幹這種工作，譬之射箭，以列強爲箭塚，四萬萬人，有四萬萬支箭，支支箭向同一之箭塚射去，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線，每支箭是不生衝突的，於是安內也，攘外也，就成爲二而一，一而二了。奉勸讀者諸君，如果有志救國，非研究我的厚黑學不可。

我們學過物理學，即知道凡是鐵條，都有磁力，只因內部分子凌亂，南極北極相消，才顯不出磁力來，如用磁石在鐵條上引導一下，內部分子，南北極

排順，立即發出磁力，我國四萬萬人，本有極大的力量，只因內部凌亂，故受外人的欺凌，我們只要把內部排順了，四萬萬人的心理，走在同一的線上，發出來的力量，還了得嗎？問：「四萬萬人的心理，怎能走在同一的線上呢？」我說：我發明的厚黑學，等於一塊磁石，你把他向國人宣傳，就等於在鐵條上引導了一下，全國分子，立可排順，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，以此圖功，何功不克。只要把厚黑學研究好了，何畏乎日本，何畏乎列強。

日本的厚黑家，可以反詰我道：據你說：吳蜀二國，結下不解之深仇，諸葛武侯提出伐魏之說，以魏爲目標，二國立卽和好。而今你們中國人，仇視日本，我日本提出「中日聯合，抵抗蘇俄」的主張。以蘇俄爲目標，豈不與諸葛武侯聯吳伐魏的政策一樣嗎？怎麼你這個厚黑教主，還說要攻打日本呢？我說：你這話可謂不通之極，荊州本是孫權借與劉備的，孫權取得荊州，物歸原主

，吳蜀二國，立於對等地位，故能說聯合伐魏的話。日本佔據東四省，進窺平津，純是劫賊行爲，世間那有同劫賊聯合之理？必須恢復了九一八以前的狀況，荊州歸還了孫權，才能說聯合對俄的話，日本是入室之狼，俄國是臨門之虎，歐美列強，是宅左宅右之獅豹，必須把室中之狼驅逐出去了，才能說及門前之虎，才能說及宅左宅右之獅豹。

厚黑叢話卷六

成都華西日報廿五年
三月四月

我是八股學校的修業生，中國的八股，博大精深，真所謂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我寢饋數十年，只能說是修業，不敢言畢業，我作八股有兩個秘訣：一曰：抄襲古本，二曰：作翻案文字，先生出了一道題，尋一篇類似的題文，略略改換數字，沐手敬書的寫去，是曰抄襲古本，我主張弱小民族聯盟，這是抄襲管仲蘇秦和諸葛亮三位的古本。人說冬瓜做不得餛飩子，我說：冬瓜做得餛飩子，並且冬瓜做的餛飩子，比世界上任何餛飩子，還要好些，何以故呢？世界上的餛飩子，只有裏面蒸的東西吃得，餛飩子吃不得，惟有冬瓜做的餛飩子，連餛飩子都可以當飯吃，此種說法，即所謂翻案文字也，我說：厚黑可以救國，等於說冬瓜可以做餛飩子，所以我的學說，最切實用，是可以當飯吃的。

劉夔陳言，爲作文之大忌，俾斯麥唱了一齣鐵血主義的戲，全場喝采，德皇維廉第二，重演一齣，一敗塗地，日本接着再演，將來決定一敗塗地，諸君不信，請拭目以觀其後。

抄襲古本，總要來得高明，諸葛武侯，治國師法申韓，外交師法蘇秦，明明是縱橫縱霸之學，後人反說他有儒者氣象，明明是霸佐之才，反說他是王佐之才，此公可算得抄襲古本的聖手。

剿寫文字的人，每喜歡剿寫中式之文，殊不知應當剿寫落卷，鐵血主義四字，俾斯麥中式之文也，我們萬不可剿寫，民族自決四字，是威爾遜的落卷，人種平等四字，是日本的落卷，如果沐手敬書出來，一定高高中式。九一八這類事，與其訴諸國聯，訴諸英美，無寧訴諸非洲澳洲那些野蠻人，訴諸高麗台灣那些亡國民，表面看去，似是做翻案文字，實在是抄寫威爾遜的落卷，抄寫

日本的落卷。

川省未修馬路以前，我每次走路，見着推車的，抬轎的，邀馱馬的，挑担子的，來來往往，如馬蟻一般，寬坦的地方，安然過去，一到窄路，就彼此大罵，你怪我走得不對，我怪你走得不對，我心中暗暗想道：何嘗是走得不對，無非是路窄了的關係，我國組織，政權集中在上面，任你有何種抱負，非握得政權，施展不出來，於是你說我不對，我說你不對，其實非不對也，政治舞台，地位有限，容不了許多人，等於走入窄路一般。無怪乎全國中志士和志士，吵鬧不休。

以外交言之，我們當開一條極寬的路來走，不能把責任屬諸當局的幾個人，甚麼是寬路呢？提出組織弱小民族聯盟的主張，這個路子就極寬了，舞台就極大了，任有若干人，俱容得下，在國外的商人，留學生，和遊歷家，可以直

接向弱小民族運動，在國內的，無論在朝在野，無論那一界，都可担任種種工作，四萬萬人的目標，集中於弱小民族聯盟之一點，根根力線，不相衝突，不言合作，而合作自在其中，有了這種寬坦的大路可走，政治舞台，只算一小部份，不須取得政權，救國的工作，也可表現出來，在野黨，在朝黨，也就無須吵吵鬧鬧的了。

民主國人民是皇帝，無奈我國四萬萬人，不想當英明的皇帝，大家都以阿斗自居，希望出一個諸葛亮，把日本打倒，把列強打倒，四萬萬阿斗，好坐享其成，我不禁大呼道：陛下誤矣！阿斗者亡國之主也，有阿斗就有黃皓，諸葛亮千載不一出，且必三顧而後出，黃皓則遍地皆是，不請而自來，我國之所以瀕於危亡者，正由全國人，以阿斗自居所致，我只好照抄一句出師表曰：「陛下不宜妄自菲薄」，我們何妨自己就當一個諸葛亮，自己就當一個劉先帝，我

這個厚黑教主，不揣冒昧，自己就當起諸葛亮來，我寫的厚黑叢話，即是我的「隆中對」，我希望讀者諸君，大家都來當諸葛亮，各人提出一種主張，四萬萬人就有四萬萬篇「隆中對」，同時我們又化身爲劉先帝，成了四萬萬劉先帝，把四萬萬篇「隆中對」，加意選擇，假令把李厚黑的「弱小民族聯盟」選上了，我們四萬萬劉先帝，就親動聖駕，做聯吳伐魏的工作，想出種種法子，去把非洲澳洲那些野蠻國，與夫高麗台灣安南緬甸那些亡國民，聯爲一氣，向世界列強進攻。

欲求我國獨立，必先求四萬萬人能獨立，四萬萬根力線，挺然特立，根根力線，直射列強，欲求國之不獨立，不可得已。問：四萬萬根力線何以能獨立，？曰：先求思想獨立，能獨立乃能合作，我國四萬萬人不能合作者，由於四萬萬人不能獨立之故，不獨立則爲奴隸，奴隸者，受驅使而已，獨立何有！合

作何有！

野心家辦事，包攬把持，視衆人如奴隸，彼所謂抗日者，率奴隸以抗日之謂也，日本在東亞，包攬把持，視中國人如奴隸，彼所謂抗俄者，率奴隸以抗俄之謂也。既無獨立的能力，那有抵抗的能力，所以我們要想抵抗日本，抵抗列強，當培植人民的獨立性，不當加重其奴隸性，我寫這部厚黑叢話，千言萬語，無非教人思想獨立而已。故厚黑國的外交，是獨立外交，厚黑國的政策，是合力政策，軍商政學各界的厚黑家，把平日的本事，直接向列強行使，是之謂厚黑救國。

孔子謂子夏曰：「汝爲君子儒，無爲小人儒」。我教門弟子曰：「汝爲大厚黑，無爲小厚黑」。請問大小厚黑，如何分別？張儀教唆六國，互相攻打，是小厚黑，孫權和劉備，互爭奪荊州，是小厚黑，要管仲和蘇秦的法子，才算大

厚黑。日本佔據東北四省，佔據平津，是小厚黑，歐美列強，掠奪殖民地，是小厚黑，鄙人主張運動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反抗日本和列強，才算大厚黑。孟子曰：「小固不可以敵大」。我們的大厚黑成功，日本和列強的小厚黑，當然失敗。

我國只要把弱小民族聯盟，明定爲外交政策，政府與人民，打成一片，全國總動員，一致去做這種工作，全國目光，注射國外，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線，不但內爭消滅，並且抵抗日本和列強，也就綽綽然有餘裕了，開戰也可，不開戰也可，惜乎諸葛武侯死了，恨不得起斯人於地下，而與之細細商榷。

我們一談及弱小民族聯盟，反抗列強，聞者必疑道：列強有那樣的武力，弱小民族，如何敵得過？殊不知戰爭的方式最多，武力只佔很小一部份。以戰爭之進化言之，最初只有戈矛弓矢，後來進化，才有槍彈，這是舊式戰爭，再

進化有飛機炸彈，這是日本在淞滬之役，用以取勝的，是墨索里尼，在阿比西尼亞，用以取勝的，再進化，則爲化學戰爭，有毒瓦斯，毒菌，死光等等，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一般人所凜凜畏懼的。再進化，則爲經濟戰爭，英國對意制裁，即算用這種戰術。人問：經濟戰爭之上，還有戰術莫得？我答道：還有，再進化則爲心理戰爭，三國時馬謖曾說：「用兵之道，攻心爲上，攻城爲下，心戰爲上，兵戰爲下」，這卽是心理戰爭。心理戰爭的學說，我國發明最早，戰國時，孟子說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」此心理戰爭之說也。又云：「……則鄰國之民，仰之若父母矣，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能濟者也，如此則無敵於天下，」此心理戰爭之說也。我們從表面上看去，這種說法，豈非極迂腐的怪話嗎？而不知這是戰術中最精深的學說，一般人特未之思耳。

現在列強峙立的情形，很像春秋戰國時代，春秋戰國，爲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，賢人才士最多，一般學者，所倡的學說，都是適應環境生出來的，都是經過苦心研究，想實際的解決時局，並不是徒託空談，所以他們的學說，很可供我們今日之參考，即以兵爭一端而論，春秋時戰爭劇烈，於是孫子的學說，應運而生，他手著的十三篇，所談的是軍事上最高深的學理，這是中外軍事家所公認的，到了戰國時代，競爭更激烈，孫子的學說，已經成了普通常識，於是孟子的學說，又應運而生，發明了心理戰爭的原則，說道：「可使制挺，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」，無奈這種理論，太高深了，一般人都不了解，以爲世間那有這類的事！那知孟子死後，未及百年，陳涉揭竿而起，立把強秦推倒，孟子的說法，居然實現，豈非很奇的事嗎？

現在全世界兵爭不已，識者都認爲非到世界大同，人民是不能安定的，戰

國時情形也是這樣，所以梁襄王問：「天下惡乎定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定于一」也認爲：非統一是不能安定的。然則用何種方法來統一呢？現今的人，總是主張武力統一，而孟子的學說，則恰恰相反：梁襄王問：「孰能一之？」孟子曰：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」。主張武力統一者，正是用殺字來統一，孟子的學說，豈非又是極迂腐的怪話嗎？後來秦始皇併吞六國，算用武力把天下統一了，迨至漢高入關，除秦苛政，約法三章，從「不嗜殺」三字做去，竟把秦的天下奪了，孟子的學說，又居然實現，豈不更奇嗎？楚項羽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，於新安城南，又屠咸陽，燒秦宮室，火三月不絕，其手段之殘酷，豈不等於淞滬之役，日本用飛機炸彈，任意轟炸嗎？豈不等於墨索里尼，在阿比西尼亞，種種暴行嗎？然而項羽武力統一的迷夢，終歸失敗，死在漢高祖手裏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爲高祖的謀臣，是張良陳平，他二人是精研厚黑學的，懂得心理戰爭的

學理，應用最高等戰術，故把項羽殺死。這是歷史上的事實，很可供我們的研究。

秦始皇和楚項羽，純恃武力，是用一個殺字來統一，漢高祖不嗜殺人，是用一個生字來統一，生與殺二者，極端相反，然而俱有統一之可能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為凡人皆怕死，你不服從我，我要殺死你，所以殺字可以統一；凡人皆貪生，你如果擁護我，我可以替你謀生路，所以生字也可以統一。孟子說的：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」，完全是從利害二字立論，律以我的厚黑學，是講得通的，所以他的學說，能夠生效。

當舉世戰雲密佈的時候，各弱小國的人民，正在走頭無路，不知死所，忽然有一個國家，定出一種大政方針，循着這個方針走去，是惟一的生路，這個國家，豈不等於父母替子弟謀生路嗎？難道不受弱小國的人民，熱烈擁戴嗎？

孟子說：「鄰國之民，仰之若父母，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能濟者也」，就是基於這種原則生出來的，不過我這種說法，道學先生不承認的，他們認爲：「孟子的學說，純是道德化人，若參有利害二字，未免有損孟子學說的價值」，這種說法，我也不敢深辯，只好同我的及門弟子，和私淑弟子，研究研究！

秦始皇，楚項羽，用殺字鎮懾人民，漢高祖用生字歆動人民，人之天性，好生而惡死，故秦皇項羽，爲人民所厭棄，漢高祖爲人民所樂戴，秦項敗，而漢獨成功，都是勢所必至，理有固然。由此知殺字政策，敵不過生字政策，日本及列強，極力擴張軍備，用武力鎮壓殖民地，是走的秦皇項羽的途徑，大戰爆發在卽，全世界弱小民族，正在走頭無路，我們趁此時機，提倡弱小民族聯盟，向他們說道：「這是惟一的生路，所謂民族自決也，人種平等也，掃滅帝

國主義也，惟有走這條路，才能實現，你們如果跟着列強走，將來大戰爆發，還不是第一次大戰一樣，只有越是增加你們的痛苦的一，我們倡出種這論調，弱小民族，還有不歡迎的嗎？我們獲得弱小民族的同情，把弱聯合組織起，以後的辦法就很多很多，外交方面，就進退裕如了。

楚漢相爭，項羽百戰百勝，其力最強，高祖百戰百敗，其力最弱，而高祖卒把項羽打敗者，他有句名言：「吾寧鬥智不鬥力」，這即是楚漢成敗的關鍵。漢高祖是厚黑界的聖人，他的聖訓，我們應該細細研究，日本和歐美列強，極力擴張軍備，是為鬥力，我們組織世界弱小民族聯盟，採用經濟戰爭，和心理戰爭，是為鬥智。我們也不是廢去武力不用，只是專門研究經濟和心理兩種戰爭的方術，輔之以微弱的武力，就足以打倒帝國主義而有餘了。

請問：漢高祖鬥智，究竟用的甚麼法子呢？他從彭城大敗而回，問羣臣有

甚麼策略，張良勸他把關以東之地，捐與韓信彭越黥布三人，信爲齊王，越爲梁王，黥布爲九江王，高祖聯合他們，仍是一種聯軍方式，高祖用主力兵，在滎陽成皋，與項羽相持，而使信越等三人，從他方面進攻，項羽遂大困。鴻溝議和後，項羽引兵東還，高祖追之，項羽還擊，高祖大敗，乃用張良之計，把睢陽以北之地，劃歸彭越，陳以東之地，劃歸韓信，於是諸侯之師，會於垓下，才把項羽殺死，由是知：漢高祖所謂鬥智者，還不是襲用管厚黑蘇厚黑的故智，起一種聯軍罷了。

我們從歷史上研究，得出一種公例：「凡是列國紛爭之際，弱國惟一的辦法，是糾合衆弱國，攻打強國」，任是第一流政治家，如管仲諸葛武侯諸人，第一流謀臣策士，如張良陳平諸人，都只有走這一條路，已成了歷史上的定例。然而同是用這種法子，其結果則有成有敗，其原因安在呢？我們可再加研

究。

我們在前面，曾舉出五個實例：（一）管仲糾合諸侯，以伐狄，伐戎，伐楚，這是成了功的。（二）樂毅合五國之兵以伐齊，這是成了功的。（三）蘇秦聯合六國以攻秦，卒之六國爲秦所滅，這是失敗了的。（四）漢高祖合諸侯之兵以攻項羽，這是成了功的。（五）諸葛亮倡吳蜀聯盟之策，諸葛亮和孫權在時，尙能支持曹魏，他二人死後，後人秉承遺策做去，而吳蜀二國，終爲司馬氏所滅，這也算是失敗了的。我們就這五種實例，推求成敗之原因，又可得出一種公例：「各國聯盟，中有一國爲主幹，其餘各國爲協助者，則成功，各國立於對等地位，不相統屬者，則失敗」，齊之稱霸，是齊爲主幹，其他諸侯，則爲協助，燕之伐齊，燕爲主幹，其他四國則爲協助，漢之滅楚，漢高祖爲主幹，衆諸侯爲協助，所以皆能成功。六國聯盟，六國不能統屬，吳蜀聯盟，二國也不相

統屬，所以俱爲敵人所滅，我國組織弱聯會，我國當然是主幹，當然成功。

現在國際的情形，既與春秋戰國相似，我們就應該把春秋時管厚黑的方法，和戰國時蘇厚黑的方法，融合爲一而用之，管仲的政策，是尊周攘夷，先揭出尊周的旗幟，一致擁護周天子，把全國力量集中起來，然後才向外夷攻打，伐狄，伐戎，伐楚，各個擊破。蘇秦的政策，是合六個弱國，攻打一個強秦。我們可把全世界弱小民族，看作戰國時之六國，把英法德美意俄日諸強國，合看爲一個強秦，先用管仲的法子，把全國力量，集中起來，擁護中央政府，以整個的中國，與全世界弱小民族聯合，組織一個聯盟會，迨至這種聯盟組織成功，即用堂堂之鼓，正正之旗，向列強一致進攻，他們赤白兩色帝國主義，自然崩潰。

有人問：中國內部這樣的渙散，全國力量，怎能集中起來？我說：我所謂

集中者，是思想集中，全國人的心理，走在一條線上，不必定要有何種形式。例如：我李瘋子提出「弱小民族聯盟」之主張，有人說：這種辦法，是對的，又有人說不對，大家著些文字，在報章雜誌上討論，結果一致認為不對，則不用說，如一般人認為對，政府也認為對，我們就實行幹去，如此，則不言擁護中央政府，自然是擁護中央政府，不言全國力量集中，自然是全國力量集中。所以我們要想統一全國，當先統一全國思想，所謂統一思想者，不是強迫全國人之思想，必須走入某一條路，乃是使人人思想獨立，從學理上，事勢上，澈底研究，大家公認為某一條路可以走，才謂之思想統一。

有人難找道：你會講厚黑學，聯合弱小民族，向列強進攻，難道列強不能講厚黑學，一齊聯合起來，向弱小民族進攻嗎？我說：這是不足慮的，證以過去的歷史，他們這種聯合，是不能成功的。

戰國時，六國聯盟，有人批評他：「連雞不能俱飛，」六國之失敗，就是這個原因，如果列強想聯合起來，對付弱小民族，恰犯了連雞不能俱飛之弊，語曰：「蛇無頭而不行，」列強不相統屬，尋不出首領，是謂無頭之蛇。我們出來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我國是天然的首領，是謂有頭之蛇。列強與列強，利害衝突，矛盾之點太多，步調斷不能一致，要聯合，是聯合不起的，弱小民族，利害共同，彼此之間，尋不出絲毫衝突之點，一經聯合，團體一定很堅固。

前次大戰，列強許殖民地，許多權利，戰後食言，不惟所許利益不能得，反增加許多痛苦，殖民地含恨在心，如果大戰重開，斷難得殖民地之贊助，且或乘機獨立，這是列強所深慮的，日本精研厚黑學，窺破此點，所以九一八之役，悍然不顧，硬以第二次大戰相威脅，列強相顧失色，就中英國殖民地更寬，怕得更厲害，因此國聯只好犧牲我國的滿洲，任憑日本為所欲為，德國窺破

此點，乘機撕毀和約，英法也無如之何，墨索里尼，窺破此點，以武力壓迫阿比西尼亞，英國也無如之何，其惟一之方法，無非是以第二次大戰相威脅而已，無非是實行厚黑學而已。

世界列強，大講其厚黑學，看這個趨勢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是斷不能避免的，戰爭結果，無論誰勝誰負，弱小民族，總是供他們犧牲的，我們應該應用厚黑哲理，趁大戰將發未發之際，趕急把弱小民族聯盟組織好，乘機予列強一種威脅，這個大戰，與其由列強造成，弱小民族，居於被動地位，毋寧由弱小民族造成，使列強居於被動地位，明明白白告訴列強道：「你不接受我們弱小民族的要求，我們就把第二次大戰與你們造起來」，請問世界弱小民族，那個敢談這個話呢？這恐怕除了我中華民國，再莫有第二個。請問我中國怎敢談這類強硬話呢？則非聯合世界弱小民族為後盾不可。

從前陳涉起事，曾經說過：「逃走也死，起事也死，同是一死，不如起事好了」，弱小民族，今日所處地位，恰與陳涉相同，大戰所以遲遲未發者，由於列強內部，尙未準備完好，我們與其坐受宰割，毋寧先發制人，約集全世界弱小民族，死中求生。不然他們準備好了，大戰一開，弱小民族，就永無翻身之日了。

全世界已劃爲兩大戰線，一爲壓迫者，一爲被壓迫者，孫中山講民族主義，已斷定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是被壓迫者，對壓迫者作戰，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，對二萬萬五千萬人作戰，無奈蘇俄一萬萬五千萬人不長進，辜負孫中山之期望，變成赤色的帝國主義，日本人口，除去台灣高麗而外，全國約計六千萬，也辜負孫中山之期望，變爲明火劫搶之惡賊，所以我們應當秉承孫中山遺教，糾集被壓迫之十萬萬四千萬人，向赤白兩色帝國主義四萬萬六千萬人作戰，才

算順應進化之趨勢，現在這夥強盜，互相火併，乃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，同時起事的好機會，我們平日練習的厚黑本事，正好拿出來行使，以大厚黑，破他的小厚黑，不然，第二次大戰，仍是列強與列強作戰，弱小民族，牽入漩渦，受無謂之犧牲，豈不違反中山遺訓嗎？豈不違反進化公例嗎？

我講厚黑學，分三步工夫，諸君想還記得，第一步：面皮之厚，厚如城牆，心子之黑黑如煤炭，第二步：厚而硬，黑而亮，第三步：厚而無形，黑而無色。日本對於我國，時而用劫賊式，武力侵奪，時而用娼妓式，大談親善，狼之毒，狐之媚，二者具備，所謂厚如城牆，黑如煤炭，他是做到了的，厚而硬，也是做到了的，惟有黑而亮的工夫，他却毫末夢見，曹操是著名的黑心子，而招牌則透亮，天下豪俊奔集其門，明知其爲絕世奸雄，而處處覺得可愛，令人佩服，日本則「心子與招牌同黑，」成了世界公敵，如蛇蠍一般，任何人看

見，都喊「打！打！」所以日本人的厚黑學，越講得好，將來失敗越厲害，何以故？黑而不亮故，他不懂得厚黑學的下乘法，不懂上乘法，他同不懂厚黑學的人交手，自然處處獲勝，若遇着名手，當然一敗塗地。

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向列強攻打，用以消滅赤白兩色帝國主義，本是用黑字訣，然而這種方法。是從威爾遜「民族自決」四字，抄襲出來，全世界都歡迎，是之謂黑而亮，聞者必起來爭辯道：「威爾遜主義，是和平之福音，是大同主義之初基，豈是面厚心黑的人幹得來嗎？實行這種主義，尙得謂之厚黑嗎？」李瘋子聞而嘆曰：「然哉！然哉！是謂『厚而無形，黑而無色』。」

有人難我道，「你主張聯合弱小民族，向列強攻打，我請問一個日本，我國都對付不了，何敢去惹世界列強？日本以武力壓迫我國，歐美列強，深抱不平，很同情於我國，我們正該聯合他們，去攻打日本，你反要聯合世界弱小民

族，去攻打列強，這種外交，豈非瘋子外交嗎？你這類話，前幾年說可以，再過若干年後來說也可以，現在這樣說，真算是瘋子」。我說：我歷來都是這樣說，不是今日才說，數年前我寫有一篇「世界大戰，我國應走的途徑」，即是這樣說的，四川省立圖書館，存有原印本，可資考證，這個話，前幾年該說，現在更該說，再過若干年，也就無須說，你說是瘋子外交，這是由於你不懂厚黑學的原故，我講厚黑學，不是有鑄箭法和補鍋法嗎？我們把弱小民族聯盟組織好了，就應用補鍋法中之敲鍋法，手執鐵錘，向某某諸國說道：「信不信，我這一錘敲下去，叫你這鍋立即破裂，再想補也補不起」，口中這樣說，而手中之鐵錘則欲敲下，不敲下，這其間有無限妙用，如列強不睬，就略略敲一下，使鍋上裂痕增長一點，再不睬，再敲一下，如果日本和列強，要倒行逆施，宰割弱小民族，供他們的慾壑，我們就一錘下去，把裂痕增至無限長，糾合全世

界被壓迫人類，一齊暴動起來，十萬萬四千萬被壓迫者，對四萬萬六千萬壓迫者作戰，而孫中山先生之主張，於是乎實現。但是我們着手之初，則在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把弱聯會組織好，然後鐵錘在手，操縱自如，在國際上，才能平等自由。

敲鍋要有藝術，輕不得，重不得，輕了鍋上裂痕不能增長，是無益的，敲重了，裂痕太長補不起。要想輕重適宜，非精研厚黑學不可，戲劇中有「補缸」一齣，一錘下去，把缸子打得粉碎，這種敲法，未免太不高明，我們在國際上，如果這樣幹，真所謂瘋子外交，豈足以言厚黑學。

我講厚黑學，曾說：「管仲勸齊桓公伐楚，是把鍋敲濫了來補」，他那種敲法，是很藝術的，講到楚之罪名共有二項，一為周天子在上，他敢於稱王。二為漢陽諸姬，楚實盡之，這本是彰彰大罪，乃楚遣使問出師理由，桓公使管仲

對曰：「爾貢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無以縮酒，寡人是徵」，又曰：「昭王南征而不復，寡人是問」，捨去兩大罪，而責問此極不要緊之事，豈非滑天下之大稽？昭王渡漢水，船覆而死，與楚何關，況且事隔數百年，更是毫無理由，管子爲天下才，這是他親自答覆的，難道莫得斟酌嗎？他是厚黑名家，用補鍋法之初，已留鋸箭法地步，假令把楚國真實罪狀，宣布出來，叫他把王號削去，把漢陽諸姬的地方退出來，楚國豈不與齊拚命血戰嗎？你想長勺之役，齊國連魯國這種弱國，都戰不過，他敢與楚國打硬戰嗎？只好借周天子之招牌，對楚國輕輕敲一下罷了。楚是堂堂大國，管仲不敢傷他的面子，責問昭王不復一事，故意使楚國有抗辯的餘地，楚王可以對臣下說道：「他責問二事，某一事，我與他罵轉去，罵得他啞口無言，包茅是河邊上蘆葦一類東西，周天子是我的舊上司，砍幾捆送他就是了」，這正是管仲的妙用，口罵無憑，貢包茅有實

物表現，齊桓公於是背着包茅，進之周天子，作為楚國歸服之實證，古者國之大祀惟祀與戎，周天子祭祀的時候，把包茅陳列出來，貼一紅紙簽，寫道：「這是楚國貢的包茅」，助祭的諸侯看見，周天子面上豈不光輝光輝，楚國都降伏了，衆小國敢有異議嗎？我寫「厚黑傳習錄」曾說：「召陵一役，以補鍋法始，以鋸箭法終」，其妙用如是如是。我們把弱小民族聯盟，組織好了，就用鐵錘，在列強的鍋上，輕輕敲他一下，到達相當時機，就鋸箭幹了事，到某一時期，再敲一下，箭幹出來一截，又鋸一截，像這樣不斷的敲，不斷的鋸，待到終局，箭頭退出來了，輕輕用手拈去，於是乎鋸箭法告終，而鍋也補起了。

外交上，原是鋸箭法，補鍋法，二者互用，如車之雙輪，鳥之雙翼，不可偏廢，我國外交之失敗，其病根在專用鋸箭法，自五口通商以來，所有外交，無一非鋸箭幹了畢，九一八以後，尤為顯著，應該添一個補鍋法，才合外交方

式，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即是應用補鍋法的學理，產生出來的。

現在日本人的花樣，層出不窮，殺得我國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無還兵之力，并且欲招架而不能，我們就應該還他一手，揭出「弱小民族聯盟」的旗幟，你會講「大亞細亞主義」，想把中國吞下去，進而侵略亞洲各國，進而窺伺全世界，我們就講「弱小民族聯盟」，以中國為主幹，而台灣，而琉球，而高麗，而安南緬甸，而暹羅印度，而澳洲非洲，一切野蠻民族。日本把一個大亞細亞主義，大吹大擂，我們也把一個弱小民族聯盟，大吹大擂，這才是旗鼓相當，才足以濟鑿箭法之窮。

民國二年，我在某機關任職，後來該機關裁撤，我與同鄉陳健人借銀五十元，以作歸計，他回信說道：「我現無錢，好在爲數無多，特向某某人轉借，湊足五十元，與你送來」，信末附一詩云：「五十塊錢不爲多，借了一塌又一坡

，我今專人送與你，格外再送一首歌」，我讀了，詩興勃發，不可遏止，立覆一信道：「捧讀佳作，大發詩興，奉和一首，敬步原韻，辭達而已，工拙不論，君如不信，有詩爲證，詩曰：「厚黑先生手藝多，那怕甌子滾下坡，討口就打蓮花落，放牛我會唱山歌」，詩既成，餘興未已，又作一首：「大風起兮甌滾坡，收拾行李兮回舊窩，安得猛士兮守沙鍋」，我出東門，走至石橋趕船，望見江水滔滔，詩興又來了，又作一首曰：「風蕭蕭兮江水寒，甌子一去兮不復還」，千古倒甌子的人，聞此歌，定當同聲一哭。

近來軍政各機關，常常起大風，甌子一批一批的向坡下滾去，許多朋友，向我嘆息道：「安得猛士兮守沙鍋」，我說道：我的學問，而今長進了，沙鍋無須守，也無須請猛士，只須把你的手杖，向對方的沙鍋一敲，他的沙鍋打破，你的沙鍋，遂歸於獨存，你如果莫得敲破對方沙鍋的本事，自己的沙鍋，斷不

能保存。

東北四省，被日本佔去，國人都有「甌子一去兮不復還」的感想，見日本在華北華南，積極進行，又同聲說道：「安得猛士兮守沙鍋」，這都是我先年的見解，應當糾正，甌子與沙鍋，是一物之二名，日本人想把我國的甌子打破，把裏面的飯，貯入他的沙鍋內，國人只知雙手把甌子掩護，真是幹的笨事，我們四萬萬人，每人拿一根打狗棒，向日本的沙鍋敲去，包管發生奇效。問：「打狗棒怎樣敲法」？曰：組織弱小民族聯盟。

我們對於日本，應該取攻勢，不該取守勢，對於列強，取威脅式，不取乞憐式，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即是對日本取攻勢，對列強取威脅式，日本侵略我國，列強抱不平，對我國表同情，難道是懷好意嗎？豈真站在公理立場上嗎？日本希望的是獨佔，列強希望的是共管，俄國希望的是赤化，方式雖不同

，其爲厚黑則一也，爲我國前途計。應該極力聯合世界弱小民族，努力促成世界大戰，被壓迫者對壓迫者作戰，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同齊暴動，把列強的帝國主義打破，即是把列強的沙鍋打破，弱小民族的沙鍋，才能保存。

威爾遜播下「民族自決」的種子，一天一天的潛滋暗長，現在快要成熟了，我國出來當一個陳涉，振臂一呼，揭出弱小民族聯盟的旗幟，與威爾遜主義，遙遙相應，全世界弱小民族，當然開風響應，羸秦亡國條件，列強是具備了的。而以日本具備尤多，一般人震於日本和列強之聲威，反抗二字，生怕出諸口，這是由於平日不研究厚黑學，才會這樣的畏懼，如果把我的厚黑學單行本，熟讀一萬遍，立即發生一種勇氣來，區區日本和列強，何足道哉，他們都是外強中乾，自身內部，矛盾之點太多，譬諸築牆，基礎莫有穩固，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直向牆腳攻打，「弱聯」一成功，日本和列強的帝國主義，當然崩

潰。

我們聯合弱小民族之初，當取甘地不抵抗主義，任他何種壓迫俱不管，只埋頭幹「弱聯」的工作，并且加緊工作，那有閑心，同他開戰，等到「弱聯」組織成功了，任何不平等條約，撕了即是，到了那時，他們敢於不接受我們的要求，就糾合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同時動作，以武力解決，由我國當主帥，指揮作戰，把蘇秦的老法子，拿來行使，「秦攻一國，五國出兵助之，或出兵撓秦之後」像這樣幹去，赤白兩色帝國主義，那有不崩潰之理，以英國言之，他自誇凡是太陽所照之地，都有英國人的國旗，我們的「弱聯」組織成功，可以說：凡是太陽所照之地，英國人都有挨打的資格，這樣幹，才是圖謀和平的根本辦法。機會一成熟，立把箭頭取出，無須再用鋸箭法，我們不從此種辦法著手，徒悻悻然對日作戰，從武力上同他決勝負，真是蘇東坡所說的：「匹夫見辱，拔劍

而起，挺身而鬥」了，律以我的厚黑哲理，是違反的，日本倡言親善，如果就同他親善，事事仰承日本鼻息，不敢反抗，不敢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更是厚黑界之小丑，夠不上談厚黑哲理。

日本是我國室中之狼，俄國是門前之虎，歐美列強，是宅左宅右之獅豹，日本是我國的仇國，當然無妥協餘地，其他列強，為敵為友，尚不能預定，何也？因其尚在門前，尚在宅左宅右也。

威爾遜倡民族自決，想成一個國際聯盟，以實現他的主張，那知一成立，就被列強利用，成為分贓的集團，與威爾遜主義，背道而馳，孫中山曾講過大亞細亞主義，意在為黃種人吐氣，那知日本就想利用這種主張，以遂他獨霸東亞之野心，所以我們成立弱小民族聯盟，首先聲明英美德法意俄日等國，永無入會之資格，日本不用說了，我們把英美等國，劃在會外，也不一定視為敵人

，爲敵爲友，視其行爲而定，如能贊助弱聯，我們也可視爲良友，但只能在會外，不能在會中說話，使他莫得利用操縱之機會。

我們對日抗戰，當發揮自力，不能依賴某某強國，請他幫助，就使有時想列強幫助，也不能向他作乞憐語，更不能許以絲毫權利，只是埋頭幹「弱小民族聯盟」的工作，一眼覷着列強的沙鍋，努力攻打，要我不打破你的沙鍋，除非幫助我把日本驅出東北四省，恢復九一八以前狀況，我們也可以鋸斷幹了事，因爲九一八之變，是國聯不能執行任務釀出來的，當然尋國聯算賬，當然成一個「弱聯」，推翻現在的「國聯」，所以對付列強，當如對付橫牛，牽着鼻子走，不能同他善說，問：列強的鼻子，怎能受我們的牽？曰努力的聯合弱小民族，即是牽列強的鼻子，如列強扭着鼻子，不受我們牽，我們就實行把沙鍋與他打濫，實現孫中山之主張，十萬萬四千萬被壓迫者，對四萬萬六千萬壓迫

者，實行作戰，忍一下痛苦，硬把箭頭取出，廢去鋸箭法不用，更是直截了當，我認爲這種辦法，是我國惟一的出路，請全國厚黑同志，研究研究。

和平是整個的，現在世界關聯密切，一處發生戰事，就波動全世界，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能，列強殖民地太寬，弱小民族受了威爾遜的宣傳，早已蠢蠢欲動，大戰一發生，列強的沙鍋，就有破裂的危險，這一層，日本和列強，都是看得很清楚的，日本自九一八以後，一切事悍然不顧，墨索里尼，侵佔阿比西尼亞，也悍然不顧，都是看清此點，以世界大戰相威脅，料定國聯不敢動作，果然國聯顧忌此點，不敢實行制裁，只好因循敷衍，犧牲弱小民族利益，以飽橫暴者之貪囊，暫維目前狀況，於是國際聯盟，就成爲列強的分贓集團，我們看清此點，知道「國聯」已經衰朽不適用了，就乘機推翻他，新興一個「弱聯」，以替代「國聯」這種機構，權促威爾遜之主張，早日實現，這種辦

法，才適合時代之要求，這種責任，應由我國出來擔負，出了我國，其他國家，是擔負不起的。

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把甘地辦法，擴大之，改良之，當然發生絕大的效果，印度是亡了國的，甘地是赤手空拳，尙能有那樣的成績，我國是堂堂的獨立大國，有強大的戰鬥力，淞滬之役，已經小小的表現一下，有這樣的戰鬥力，而却不遽然行使，只努力幹「弱聯」工作，所得效果，當然百倍甘地。這種辦法，我想一般厚黑同志，決定贊成的。

我是害了兩重病的，一曰瘋病，二曰八股病，而我之瘋病，是從八股病生出來的。八股家遇着長題目，頭緒紛繁，抑或合數章爲一題，其作法，往往取題中一字，或一句，或一章作主，用以貫穿全題，曾國藩者，八股之雄也，其論作文之法曰：「萬山磅礴，必有主峯，龍袞九草，但絮一領」，斯言也，適

於治國，通於厚黑學，我國內政外交，處處棘手，財政軍政，紛如亂絲，這就像八股家遇着了合數章書的長題目，頭緒紛繁，無從着筆，如果枝枝節節而爲之，勢必費力不討好，所以我們解決時局，就該應用八股義法，尋出問題之心點，埋頭幹去，紛亂的時局，自必厘然就緒，我們做這篇八股，應該提出抗日二字爲中心點，基於抗日之主張，生出內政外交之辦法，內政外交的方針既定了，一切措施，都與這個方針適應，是之謂：「萬山磅礴，必有主峯，龍袞九章，但絜一領」，我以後所寫文字，就本此主張寫去，但我從滿清末年，就奔走官場，發明求官六字真言，做官六字真言，八股一道，萎靡已久，寫出的文字，難免不通，希望八股老同志，糾正糾正。

科舉時代的功令，作八股必遵朱註，試場中片紙不准夾帶，應考的人，只好把朱子的四書集註讀來背得，所以朱子可稱爲八股界之老祖宗，而他解決時

局的辦法，是很合八股義法的，他生當南宋，初見宋孝宗即說道：「當今之世，要首先認定：金人是不共戴天之仇，斷絕和議，召還使臣，這層決定了，一切事才有辦法，一般懷疑的人，都說根本未固，設備未周，進不能圖恢復，退不能謀防禦，故不得已而暫與金人講和，以便從容準備，殊不知這話大錯了，其所以根本不固，設備不周，進不能攻，退不能守者，正由有講和之說的原故，一有講和之說，則進無決死之心，退有遷延之計，其氣先餒，而人心遂渙然離沮，故講和之說不能，天下事無一可成，爲今之計，必須閉門絕和，才可激發忠勇之氣，才可言恢復，」這是朱子在隆興元年，對孝宗所說的話，他這篇文字，根合現在的題目，我們可以全部抄用，首先認定日本是仇國，使全國人有了公共的目標，然後才能說「對內團結，對外抵抗」的話，我國一般人，對於抗日，本下了最大決心，不過循着外交常軌，口頭不能不說說親善和整

調這類話，不知親善和調整這類名詞，是西洋的八股話，對於中國，全不適用，其弊害，朱子說得很明白。

國人見國勢日危，主張保存國粹，主張讀經，這算是從根本上治療了，八股是國粹的結晶體，我的厚黑學，是從八股出來的，算是根本中之根本，我希望各校國文先生，把朱子對孝宗說的這段文字，選與學生讀，培養點中國八股智識，以便打倒西洋八股。

中國的八股，有甚深的歷史，一般文人，涵濡其中，如魚在水，所以今人文字，以鼻嗅之，大都作八股氣，酸溜酸溜的，章太炎文字，韓慕廬一類八股也，嚴又陵文字，管韞山一類八股也，康有為文字，「十八科闡墨」一類八股也，梁啟超文字，「江漢炳靈」一類八股也，鄙人文字，小試場中，截搭題一類八股也，當代文豪，某某諸公，則是聊齋上的賈奉雉，得了仙人指點，高中

經魁之八股也。「諸君莫笑八股酸，八股越酸越革命」，黃興，蔡松坡。秀才也，吳稚暉，于右任，舉人也，譚延闓，蔡元培，進士翰林也，我所知的，同鄉同學，幾個革命專家，廖緒初，舉人也，雷鐵崖，張列五，謝懋生，秀才也，曹叔實，則是一個屢試不售的童生，猗歟！盛哉！八股之功用大矣哉！滿清末年，一夥八股先生，起而排滿革命，我甚願今之愛國志士，把西洋八股，一火焚之，返而研究中國的八股，才好與我們的仇國日本，奮鬥到底。

唐宋八家中，我最喜歡三蘇，因為蘇氏父子，俱懂得厚黑學，老泉之學，出於申韓，申子之書不傳，老泉嘉祐集，一切議論，極類韓非，文筆之峭厲深刻，亦復相似，老泉喜言兵，他對於孫子，也很有研究，東坡之學，是戰國縱橫者流，熟於人情，明於利害，故辯才無碍，嬉笑怒罵，皆成文章，其爲文，談詭恣肆，亦與戰國策文字相似，子由深於老子，著有「老子解」，明李卓吾

有言曰：「解老子者衆矣，而子由獨高」，子由文汪洋淡泊，在八家中，最爲平易，漸於黃老者深，其文固應爾爾。孫子，韓非子，和戰國策，可說是古代厚黑學教科書，老子一書，包涵厚黑哲理，尤爲宏富，諸君如想研究孔子的學說，則孔子所研習的詩經書經易經，不可不熟讀，萬一想研究厚黑學，只讀我的作品，不過等於讀孔子的論語，必須上讀老子孫子韓非子和戰國策諸書，如儒家之讀詩書易諸書，把這些書讀熟了，參之以廿五史，和現今東西洋事變，融會貫通，那就有得厚黑博士之希望了。

有人問我：厚黑學三字，宜以何字作對，我說：對以道德經三字，李老子的道德經，和李瘋子的厚黑學，不但字面可以相對，實質上，二者原是相通，於何徵之呢？有朱子之言可證，「朱子全書」中有云：「老氏之學最忍，他閑時似個虛無卑弱底人，莫教緊要處，發出來，更教你支格不住，如張子房是也

，子房皆老氏之學，如曉關之戰，與秦將連和了，忽乘其懈擊之，鴻溝之約，與項羽講和了，忽回軍殺之，這個便是他卑弱之發處，可畏可畏，他計策不須多，只消兩三處如此，高祖之業成矣」，依朱子這樣說：老子一部道德經，豈不明明是一部厚黑學嗎？我在厚黑叢話卷二之末，曾說：「蘇東坡的留侯論，全篇以一個厚字立柱」，朱子則直將子房之黑字揭出，并探本窮源，說是出於老子，其論尤爲精到。朱子認爲曉關鴻溝，這些很心事，是卑弱之發處，足知厚黑二者，原是一貫之事。

厚與黑，是一物體之二面，厚者可以變而爲黑，黑者亦可變而爲厚，朱子曰：「老氏之學最忍」，他以一個忍字，總括厚黑二者，忍於己之謂厚，忍於人之謂黑，忍於己，故閑時虛無卑弱，忍於人，故發出來教你支格不住，張子房替老人取履，跪而納之，此忍於己也，曉關鴻溝，敗盟棄約，置人於死，此

忍於人也，觀此則知厚黑同源，二者可以互相爲變。我特告訴讀者諸君，假如有人在你面前，脅肩諂笑，事事要好，你須謹防他變而爲黑，你一朝失勢，首先墜井下石，即是這類人。又假如有人在你面前，肆意凌侮，諸多不情，你也不須怨恨，你若一朝得志，他自然會變而爲厚，在你面前，事事要好，歷史上這類事很多，諸君自去考證。

我發明厚黑學，進一步研究，得出一條定理：「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，」有了這條定理。厚黑學就有哲理上之根據了，水之變化，純是依力學公例而變化，有時徐徐而流，有物當前，總是避之而行，總是向低處流去，可說是世間卑弱之物，無過於水，有時怒而奔流，排山倒海，任何物不能阻之，阻之則立被摧滅，又可說：世間兇悍之物，無過於水，老子的學說，即是基於此種學理生出來的，其言曰：「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，莫之能先」，諸君能

把這個道理會通，卽知老子的道德經，和鄙人的厚黑學，是莫得甚麼區別的。

忍於己之謂厚，忍於人之謂黑，在人如此，在水亦然，徐徐而流，避物而行，此忍於己之說也，怒而奔流，人物阻擋之，立被摧滅，此忍於人之說也，避物而行，和摧滅人物，現相雖殊，理實一貫，人事與物理相通，心理與力學相通，明乎此，而後可以讀李老子的道德經，而後可以讀李瘋子的厚黑學。

老子學說，純是取法於水，道德經中，言水者不一而足，如曰：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」又曰：「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爲百谷王」，水之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，老子深有契於水，故其學說，以力學公例繩之，無不一一吻合，惟其然也，宇宙事事物物，遂逃不出老子學說的範圍。

老子曰：「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」，這幾句話，簡

直是他老人家，替厚黑學做的贊語，面厚心黑，那個不知道？那個不能做？是謂「甚易知，甚易行」，然而厚黑學三字，載籍中絕未一見，必待李瘋子出來才發明，豈非「天下莫能知」的明證嗎？我國受日本和列強的欺凌，管厚黑，蘇厚黑的法子具在，不敢拿來行使，厚黑聖人，勾踐和劉邦，對付敵人的先例具在，也不一加研究，豈非「天下莫能行」的明證嗎？

我發明的厚黑學，是一種獨立的科學，與諸子百家的學說，絕不相類，但是會通來看，又可說諸子百家的學說，無一不與厚黑學相通，我所講一切道理，無一不經別人說過，我也莫有新發明，我在厚黑界的位置，只好等於你們儒家的孔子，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他也莫得甚麼新發明，然而嚴格言之，儒家學說，與諸子百家，又絕不相類，我之厚黑學，亦如是而已，孔子曰：「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，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」，鄙人亦

曰：「知我者其惟厚黑學乎，罪我者其惟厚黑學乎」。

老子也是一個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的人，他書中如「建言有之」，如「用兵有言」，如「古所謂」……一類話，都是明明白白的引用古書，依朱子的說法，老子一書，確是一部厚黑學，而老子的說法，又是古人遺傳下來的，可見我發明的厚黑學，真是貫通古今，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

據學者的考證，周秦諸子的學說，無一不淵源於老子，因此周秦諸子，無一不帶點厚黑氣味，我國諸子百家的學說，當以老子爲總代表，老子之前，如伊尹，如太公，如管子諸人，漢書藝文志，都把他列入道家，所以前乎老子，和後乎老子者，都脫不了老子的範圍，周秦諸子中，最末一人，是韓非子與非同時，雖有呂覽一書，但此書是呂不韋的賓客募集的，是一部類書，尋不出主

名，故當以韓非爲最末一人，非之書有「解老」「喻老」兩篇，把老子的話，句一句的解釋，呼老子爲聖人，他的學問，是直接承述老子的，所以說：「刑名原於道德」，由此知周秦諸子，澈始澈終，都是在研究厚黑這種學理，不過莫有發明厚黑這個名詞罷了。

韓非之書，對於各家學說，俱有批評，足知他於各家學說，都一一研究過，然後才獨創一派學說，商鞅言法，申子言術，韓非則合法術而一之，是周秦時代，法家一派之集大成者，據我看來，他實是周秦時代，厚黑學之集大成者，不過其時莫得厚黑這個名詞，一般批評者，只好說他慘刻少恩罷了。

老子在周秦諸子中，如崑崙山一般，一切山脈，俱從此處發出，韓非則如東海，爲衆河流之總匯處，老子言厚黑之體，韓非言厚黑之用，其他諸子，則爲一支山脈，或一支河流，於厚黑哲理，都有發明。

道法兩家的學說，根本上原是相通，斂之則爲老子之清靜無爲，發之則爲韓非之慘刻少恩，其中關鍵，許多人都看不出來，朱子是好學深思的人，獨看破此點，他指出張子房之可畏，是他卑弱之發處，算是一針見血之語，卑弱者，斂之之時也，所謂厚也，可畏者，發之之時也，所謂黑也，卽厚卽黑，原不能歧而爲二。

道法兩家，原是一貫，故史遷修史記，以老莊申韓，合爲一傳，後世一孔之儒，只知有一個孔子，於諸子學術源流，茫乎不解，至有謂李耳與韓非同傳，不倫不類，力詆史遷之失，真是夢中嚶語，史遷父子，是道家一派學者，所著「六家要指」，字字是內行話，史遷論大道則先黃老，老子是他最崇拜的人，他把老子與韓非同列一傳，豈是莫得道理嗎？還待後人爲老子抱不平嗎？世人連老子與韓非的關係，都不了解，豈足上窺厚黑學？宜乎李厚黑又名李瘋子

也。

厚黑這個名詞，古代莫得，而這種學理，則中外古今，人人都見得到，有看見全體的，有看見一部份的，有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有看得依稀恍惚的，所見形態千差萬別，所定的名詞，亦遂千差萬別，老子見之，名之曰道德，孔子見之，名之曰仁義，孫子見之，名之曰廟算，韓非見之，名之曰法術，達爾文見之，名之曰競爭，俾斯麥見之，名之曰鐵血，馬克斯見之，名之曰唯物，其信徒威廉氏見之，名之曰生存，其他哲學家，各有所見，各創一名，真所謂「橫看成嶺側成峯，遠近高低無一同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。

有人詰問我道：「你主張『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向列強攻打。』這本是一種正義，你何得呼之爲厚黑？」我說：這無須爭辯，卽如天上有兩個月亮，從東邊溜到西邊，從西邊溜到東邊，溜來溜去，晝夜不停，這兩個東西，我們中

國人，呼之爲日月，英國人，則呼之爲 Sun 爲 Moon，名詞雖不同，其所指之物則一，我們看見英文中之 Sun Moon 一字，即譯爲日月二字，讀者見了我的厚黑二字，把他譯成正義二字可也，即譯之爲道德二字，或仁義二字，也無不可。

周秦諸子，無一人不是研究厚黑學理，惟老子窺見至深，故其言最爲玄妙，非有朱子這類好學深思的人，看不出老子的學問，非有張子房這類身有仙骨的人，又得仙人指點，不能把老子的學問，用得圓轉自如。

周秦諸子，表面上，衆喙爭鳴，裏子上，同是研究厚黑哲理，其學說能否適用，以所含厚黑成分多少爲斷，老子和韓非二書，完全是談厚黑學，所以漢文行黃老之術，郅治爲三代下第一，武侯以申韓之術治蜀，相業爲古今所豔稱，孫吳蘇張，於厚黑哲理，俱精研有得，故孫吳之兵，戰勝攻取，蘇秦張儀，

出而遊說，天下風靡，由是知：凡一種學說，含有厚黑哲理者，施行出來，社會上立即發生重大影響，儒家高談仁義，仁近於厚，義近於黑，所得者不過近似而已，故用儒術治國，不癢不痛，社會上養成一種大腫病，儒家強爲之解曰：「王道無近功，」請問漢文帝在位，不過二十三年，武侯治蜀，亦僅二十年，於短時間收大效，何以會有近功？難道漢文帝是用的霸術嗎？諸葛武侯，豈非後儒稱爲王佐之才嗎？究竟是甚麼道理？請儒家有以語我來，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，周秦諸子無一不窺見此點，我也不能說儒家莫有窺見，惜乎窺見太少，此其所以「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」也，此其所以「迂遠而闕於事情」也。

老莊申韓，是厚黑學的嫡派，孔孟是反對派，吾國二千餘年以來，除漢之文景，蜀之諸葛武侯，明之張江陵而外，皆是反對派執政，無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也。

我深恨厚黑之學不明，把好好一個中國，鬧得這樣糟，所以奮然而起，大聲疾呼，以期喚醒世人，每日在報紙上，寫厚黑叢話一二段，等於開辦一個厚黑學的函授學校，經我這樣的努力，果然生了點效，許多人向我說道：「我所說的道理，證以親身經歷的事項，果然不錯」，又有個朋友說道：「我把你發明的原則，去讀資治通鑑，讀了幾本，覺得處處俱合，」我聽見這類話，知道一般人已經有了厚黑常識，程度漸漸增高，我講的學理，不能不加深點，所以才談及周秦諸子，見得我發明的厚黑學，不但證以一部二十五史，處處俱合，就證以周秦諸子的學說，也無一不合，讀者諸君，倘有志斯學，請細細研究。

教授學生，要用啓發式，自修式，最壞的是注入式，我民國元年，發表厚黑學，只舉曹操劉備孫權劉邦司馬懿幾人爲例，其餘的，叫讀者自己去搜尋，我

寫的「厚黑經」和厚黑傳習錄，也只簡簡單單的舉出綱要，不一一詳說，恐流於注入式，致減讀者自修能力，此次我說：周秦諸子的學說，俱含厚黑哲理，也只能說個大概，讓讀者自去研究。

詩經，書經，易經，周禮，儀禮等書，是儒門的經典，凡想研究儒學的，這些書不能不熟讀，周秦諸子的書，是厚黑學的經典，如不能徧讀，可先讀老子和韓非子二書，知道了厚黑的體用，再讀諸子之書，自然頭頭是道。凡是研究儒家學說的人，開口即是「詩曰，書曰」。鄙人講厚黑哲理，不時也要說幾句：「老子曰，韓非曰」。

四書五經，雖是外道的書，苟能用正法眼讀之，也可尋出許多厚黑哲理，即如孟子書上的「孩提愛親」章，「孺子將入井」章，豈非儒家學說的基礎嗎？鄙人就此兩章書，繪出甲乙兩圖，反成了厚黑學的哲學基礎，這是鄙人治厚黑學

的秘訣，諸君有志斯學，不妨這樣的研究。

厚黑叢話(3)終

厚黑叢話 卷六

五三

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出版

厚黑叢話(3)

每册定價大洋二角

版 有

著 者 富 順 李 宗 吾

總發行所 成都華西日報發行部

代售處 省內外各大書坊

代印者 成都日新工業社

注 意

(一)郵費每册一分，掛號及國外，照郵政章程加算。空函不覆。

(二)厚黑學全一册，定價一角伍仙，厚黑叢話

(1)及厚黑叢話(2)每册定價二角，郵費同上。

讀 華 西 日 報

消息方面：

除置有收音機，收報機，專門接收各地廣播新聞外，并於京滬平津漢粵及歐美日本重要城鎮，聘請特約記者，發電并通信，故消息比內地任何報紙爲靈通。

言論方面：

聘有政論專家，及學術專家，撰擬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實業各種專門論文，以供各級讀者之需要，故訂閱本報一份，卽不啻與諸專家共聚一堂。

厚黑叢話：

本報厚黑叢話一欄，由李宗吾君，長期撰述，自廿四年八月一日起，逐日登載，每兩月或三月，刊一單行本，訂閱本報，則未出版之前，得以先觀爲快。

訂報價目：

每月報費，本市一元，省外一元二角，郵費在內。

地址：成都總府街九十號民亨里內

電報掛號：四 八 八 二